

STAT

**Page Denied**

Next 1 Page(s) In Document Denied

BLOODY SHANSI

1947(?)

# 血的山西

## 閻錫山暴政真相

中法大學	師範學院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交太平院	燕京大學
	山西同學會聯合會

By SHANSI STUDENTS' JOINT ASSOC.

7-0150

## 目 錄

前言

閩錫山的特務組織及其政治

新農奴制度——「兵農合一」

閩錫山的無恥——勾通敵寇包庇漢奸

扼殺人民經濟生活——閩錫山的壟斷經濟

特務統治下的奴化教育及文化

暴政拾零——幾支血淚的插曲

「要政」在山西

「合謀」與「叛八」

鬼子橫行狐鼠逞兇妖光掠影嚇死人

我回了一次家

強姦民意的低級把戲

血債

控訴與願望

## 簡言

在舉國烽火人民倒懸的今日，誰能想到在閻錫山統治下的山西人民正過着千百倍於全國人民的痛苦生活？在閻錫山的暴政下，山西人民變成奴隸，變爲牛馬，恐怖，悲慘，饑餓，死亡，使山西變成一片黑暗，這是人間還是地獄？山西人民畢竟還是「人」！我們能坐視他們在水深火熱中而不予同情或援助嗎？我們要向全國的正義人士呼籲，我們要向全世界控訴！

三十年來，閻氏個人及其爪牙們，爲了維繫那個法西斯的獨裁統治，爲了鞏固他們封建集團的既得利益，不惜出賣人民，認賊作父，在抗戰期間胆敢與敵人暗中勾結，而絞殺人民的抗戰力量；勝利後，更露出豺獍面目，一面隱藏日俘，包庇漢奸，借作爲進行內戰的資本；一面更以特務撲殺人民，壓榨剝削，無所不用其極！誰無父母？誰無姐妹？割于于閻錫山一日不除，山西人民一日不得生存！世界是該變樣了，人民是該站起來了，中國人民需要民主，自由，山西人民尤其迫切需要。爲此，我們向全國同胞宣誓：今後的山西不需要專制獨裁的統治，也永遠不許有另一個閻錫山出現！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包容各方面地方賢達，真正爲人民服務的民主政府；讓人民能得到自由，陽光，和足夠的衣食。這一目的不達到，我們的鬭爭，將永不停止。

下面的幾篇小文，對閻氏的虐政暴行予以揭露。其實，這幾篇小文只不過是閻氏暴政的萬分之一而已。山西的人民在苦難中，渴望全國正義之士對他們作一有力的援助！

## 閻錫山的特務組織及其政治

披上民主進步的外衣，閻某在抗戰初期的蘇汾時代確實聯過不少純潔的青年，他的特務組織，獨裁政治正是從那時起更為變本加厲了。

民族革命同志會——這是山西閻家老店正牌的特務組織，凡是閻某的部下皆須入會，它的任務是無孔不入，無地不會，形成一籠罩山西的天羅地網。事無巨細，都要通過組織。閻某本人就是會長，也可說就是整個的會！會員的一切生活生命在內。那要絕對服從組織，事實上就是絕對服從閻氏本人。閻某在各屬組織中遍佈爪牙，監視正處份子，遇有不順其意者，或令「自裁」，或予「活埋」，手段的毒辣殘險，比之於中外各特務組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在山西的人民及公務員們彼此互存戒心，你猜我忌。「牆外有耳」，是在山西每一個人所痛心但必須注意的事。

五人會議——五人會議，乃山西之最高決策機關，由閻錫山，梁化之，王輝國，薄佑承，趙承毅五人組成。勉強來說，五人會議相當於中央之國防最高委員會，然五人會議之對山西，則遠較國防委員會在中央之權力來得強大，舉凡山西一切設施，均由其決定，既經決定，便可投諸所謂「十三高幹會議」強迫執行。該命令「精神建設委員會」(同意會之別名)切實監督，該五人會議，實又為山西最高權力機關，一面領導省務，統率行政，一面又督導組織，肅怖大綱，威攝紳赫，殺氣沖天，不顧民生，斷然胡為。兩袖五大官廳，尤以閻錫山馬首是瞻，其意欲即決定，其言詞即命令，行行罷罷，

運籌高掌，山西之命運，實繫此五人之手。

十三高幹會——「十三高幹會議」，是山西最高執行機關，也是省府的中心組織。十三高幹，均爲會（同志會）中中堅，上承「五人會議」，條條相牽，下壓各級幹部，硬性推行，指鹿爲馬，混淆黑白，忽畧客觀條件，莫視民間疾苦，爲山西首腦部，亦爲一切罪惡之源泉。省府下特設有一「解救團」，各縣設有分團部，各治村又設有小組，自成系統，專責推行特殊的「兵農合一」。

領導組——比「十三高幹會議」較低之機關爲領導組（如汾南領導組），仰逢十三高幹，俯統專員公署，設有軍政兩部。政治由精建分會主任擔負，軍事則交全省各大軍事將領主持。舉凡軍政糧餉兵員等事項，皆可「統一領導」「統一執行」。

各級同志會分會——有專員公署分會，縣分會，區分會，治村分會等。皆設有分會主任，是享有各該層政治機構中最高權力的人。這些人都是陽錫山的系親旁戚和最善逢迎的走狗朋黨，成事不足，壞事有餘，計劃不成，擁護有技；而基層會員，更多是各縣村的地痞流氓以及吸食鴉片的煙鬼歹徒，他們都受過特殊的訓練，對催糧，要款，派車，拉兵，各具技倆，上司訓練他們，目的在使之具備「三要」「四能」的本領，「三要」者，「要有虎狼的面孔，要有毒狼的心腸，要有蠻橫的拳頭」；「四能」者，「能打，能拉，能騙，能戴（戴帽子）」，法術妙幻，文武俱全，老百姓遇到這幫人，不要說迎面正視，連獻頭來見也怕來不及呢！

治村下又附屬四個或五個居村，精建會在此派有協助員，監督村副，全權處理村事。以下有閭，出頭領門的是閭長的義務，拷打敲索便是協助收糧的連排班長（由治村派來）的特權。以下便是被重

壓敵詐的小百姓了！於此，山西政治之特殊，可見一斑，而同志會對山西統治力之巨大與可怕，亦可見一斑。於是有這樣的民謠出現：「不怕八路，只怕蝗虫，不怕日本，只怕編村。」（即治村）。

解救團——最初是一群軍隊中失意的官員們組成，閻某利用他們投機冒險的煩惱心情，加以特殊訓練，使其同敵偽結成勾結，以達成他本人永當土皇帝的野心。勝利後，則更與敵偽合而為一，來推行其「兵農合一」的暴政。

審門團，愛鄉團，民衆武裝情報社——都是由敵偽時代一些大小漢奸們組成，包有金部偽警備隊，皇協軍等。這些人早已作惡成性，從前是替敵人幫兇，現在搖身一變，又跟着閻某革起人民的命案了。爲非作歹，喪心病狂，更有了他們的「會長」給撐腰，於是益發不可一世了。

進表社——是同志會內部某一派系的集團，聚積了一部閻手下的食客門士，向外盡量擴位，到金部，對內則與其他派系隨時鬥爭，以討主子「會長」的歡心。

鐵軍組織——是在王某領導下的軍人組織，一層層地形成金字塔式的連鎖，由一人負責把握若干人，再由此若干人每人照樣把握若干人，如此一直下去，把每一個份子都牢牢地控制在他們的鐵掌下。支撐着老閻殘破的局面，用輪桿去推行一切閻家暴政。

民族革命少年團——是閻某最陰險狠毒的陰謀時部分表現，他不僅毒盡遣一代山西人，他竟想把山西第二代的青年，甚至世代子孫都做他們的奴隸！在一些純潔的少年靈魂中，撒下了萬惡的種子。如進山中學，如克難中學，如克難小學等校的同學，都是當然會員。只要在他的學校裏讀一本書，你的生命線的一切便都屬於他們的了。

論理，政治之推行，應循以「法」「令」，然今日之山西，却全在恐怖組織操縱之下，政治之推行，只有強制之命令，而無嚴密之法律，組織之約束力，則龐大無比，「組織高於一切，一切服從組織」，這顯然是以同志會爲主力來推動政治的具體表現。

同時，正因爲組織力之重壓，專橫無忌的獨裁政治，遂由此造成。抗戰期間，閻錫山在晉西吉縣克羅坡的洪爐台集訓各級幹部時，曾這樣說過：「……同志們，現今的世界，不能當「好人」，「好人」沒有路子，我們做不到「王道」，也一定要落他個「霸道」……。」這和汪精衛的「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的說法，有什麼不同？於此，我們便可以看出閻錫山的剝離思想與政治企圖了。閻山身爲同志會會長，其個人一己之命令，誠如山倒，組織教條之限制，不許任何幹部回稟半個「難」字違者決處以「自殺」（高幹）或「鎗殺」（基幹）。譬如徵糧，派款，幹部不論如何困難，總難如數索繳，如期送繳，不敢怠慢，所以有時他們雖然良心發現，困難到明知有些老百姓任憑打死他們也拿不出一顆糧食或一文錢，可是還得使他們的「三要」「四能」的本領，慘苦苦打，不惜犧牲性命。可是閻錫山又會籠絡他的部下，給他們許多方便，利用一種「革命競賽」的辦法，鼓勵他們，凡能如數如期繳齊公糧公款者，常譽爲「工作成績優良」馬上加官進祿，給你一個摸大錢的機會；但同時也監視了他們，遲期或缺數繳送公糧公款者，則判爲「無能低劣」，立刻會給你幾顆「明子彈」或「黑豆子」吃。在山西，一切得服從組織，服從組織，就是服從閻會長，閻錫山金口玉言，指鹿爲馬，爲所欲爲，是十足的獨裁政治。



## 新農奴制度——「兵農合一」

- (一) 閻氏實行「兵農合一」的緣由。  
「防共」——爲了阻遏歷史的潮流，就不得不先防共。閻氏認爲防共只有兩條路綫可走，即用法西斯主義，或建設農業社會主義。對這兩條路綫的抉擇，他的主張是這樣：「不能走前一條路，就不能走後一條路，走後一條路，就不能不走前一條路。這兩條路，不但不能衝突，並且前後相呼應。」爲與他獨裁政治相呼應，以達其防共之苦心，而想出了這個建設封建的農業社會主義的辦法：「兵農合一」制度。
- (二) 徵兵徵糧——以武力鞏固政權，是閻氏的目的，雖然亟需要兵，但又想以新名詞騙人，不用「徵兵」辦法，而別抽了，而用「兵農合一」，集體徵兵。不用徵糧辦法按地徵糧，而用「兵農合一」。集體徵糧。
- (三) 發明家——閻氏向以「發明家」自居，而其「忠誠」幹部，也以「發明家」來捧揚主子。一九三〇年，退避在日本帝國主義租借地的大連幫辦的「按勞分配」與「物產證卷」，歸來後就以「發明家」的資格，厚着虛度發奏出來。檢閱期間，抄襲了俄皇農奴制度，而硬說是自己的一「發明」，不但發表，而硬要推行的，就是這個閻氏樂道，小民咒咒的「兵農合一」制度。
- (四) 備案——去歲，閻氏感到政權危機，不得不離遼東——山西，而赴渝「朝覲」蔣主席的時候，

當面吹噓他的「兵農合一」和制度和實行後的成績，「可試行之」四字，更給閻氏注了一針強心劑。

(五) 幹部的態度——閻氏幹部爲了獻媚得寵，便偽造民意自欺欺人，在御用的報紙上，瞎扯些實行後的成績如何的好，或是某縣人民請求實行「兵農合一」的消息，送呈閻氏，閻氏本有與民爲敵之意，如此更可躊躇滿志了。

本來，這違反人民，違反時代的土皇帝，無論作什麼事情都是恣意肆行，不要什麼緣由的，不過爲了了便於明瞭他的居心，意欲起見，就其思想，言論及作法，而分析出來這麼五條緣由。

## 二、「兵農合一」的內容。

(一) 劃分份地；以治村（數個自然村聯合而成）爲單位劃分份地，以年產量純收益小麥或玉米二十石者爲一份地。

(二) 國民兵與常備兵：以治村爲單位，役齡（十七歲到四十七歲）壯丁，均爲國民兵。每一國民兵，領一份地。三個國民兵，編成一組，每組出一常備兵離家入營。其他二國民兵除代耕常備兵之份地，收益歸常備兵所有外，每年尚須各出優待糧一石，棉花五斤，給本組常備兵。

(三) 主耕與助耕：國民兵爲主耕一人，非國民兵而稍有生產能力之本村老弱婦孺爲助耕人，助耕人不給份地，主耕一人，助耕二人，組織成生產小組。

三、「兵農合一」是新農奴制  
先讓閻氏來自白吧。











他說：「這回劃分份地，一定要劃分份地，劃分份地，仍應到某村分籍，不願入籍，即是不願地。」  
「如份地不足，國民兵時，准兩國民兵，劃一份地，國民兵不准輕易離村。」

「中途改業者，每田。」  
「因生活所迫，携家他往未歸者，按規定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劃分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地。」



當如何懲制？我的答覆是請他自裁好了，山西的皇帝不再須要他來安坐了。爲了這我們要喊，要告訴給全國的人士。

## 扼殺人民經濟生活——閻錫山的壟斷經濟

閻王皇帝，要澈底推行他的新農制度，要永遠做他的財迷夢，就得首先「統制物資」，和壟斷工商業，把自由經營的工商業一筆打倒，獨營工廠，獨佔市場，利潤不許他人染指，大家窮死，唯他一人獨肥。

全省的經濟命脈都集中在閻某手中，而用西北實業公司，山西貿易公司，合作社聯合社等名目來達成其壟斷經濟的目的。

西北實業公司是工礦實業方面的大托辣斯，舉凡有關實業部門的一切事業，都由這一機構來獨佔，人民要自由經營是絕對不可能的。其實與辦實業只是招牌，藉此可以壟斷了所有的資源，其目的則是爲了賺錢。至於與辦實業呢，只是佔據地位，正如俗語所說的「佔住廁所不大便」而已。

山西貿易公司是壟斷商業的大托辣斯，內分許多部，從黃金買賣，到棉紗面粉等的囤積，以至於碗筷手紙等，都由這裏統一辦理。他和其他民營商業競爭的方法分兩方面進行：一邊抗着公營事業的招牌，可以算作軍用品一類儘先運貨，逃避稅收。另一方面利用政權加重負擔商的一切負擔，務使其自勝倒閉爲止。這樣一來，所有人民的生活用品都要仰仗他們來供給，於是便可以隨時高抬市價，提價

率利子。近半年來太原的金價跳動最兇，太原的物價突破全國紀錄，在太原的人誰都知道這是山西貿易公司玩的把戲，但却苦了一般小老百姓，他們整天在日益加重的生活高壓下，過着幾似非人的生活，僅有的生命也要被人家「貿易」去了！

合作社聯合社，簡稱合聯社。是控制人民經濟生活的另外一套把戲。

「人民產物，必須全繳到合作社。」這是他「統制物資」的辦法。人民生產所獲，無論多少，都要送到他這集體掠奪的「合作社」去，然後再由他分配給人民，使大家半餓不飽，不至餓死，也不至於吃飽了去反抗閻氏，要你半死不活的，不損害他的利益（給人民一定量的消費物資），可又離不開他，俯首貼耳的替他爲牛爲馬，替他生產更多的物資，創造更多的利益。閻氏有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天才，更有商人營利的經驗，他知道怎樣去剝削人民，也知道怎樣去賺錢。他說：我們要「絕對做到：不讓什麼貨進村，就進不了村；不讓什麼貨出村，就出不了村。」他有這種恨心，也有這種鬼本領，他在山西老巢裏，蹲了三十多年，就是用這種「封鎖政策」，對全國經濟作戰的，現在他的作戰對象，由全國轉到山西全體人民身上，（這不能不說是閻土皇帝口趨窮途的悲哀。）

閻某本人是打算盤的小商人出身，處處都在錢上打算，只要能賺錢，雖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斷然行之。只要少賺幾個錢（更不要說不賺錢啦），那怕天大的好事，他也不肯去幹。例證俯拾皆是，這裏只隨便談幾件事。

接收日本人的皮靴一堆堆地由倉庫裏轉移到地攤上去（注意並非偷出去的）出賣，但士兵們的軍鞋却要人們貢獻出來。山西是產煤的區域，但現在却開煤荒，嚴冬寒天多少人家都生不起火。煤却

從陽泉一車車地運到太原存進省府後院去啦。人民凍死是小事，關掌櫃要賺錢呀！面粉在十一月裏（三十五年）就漲到七萬元一小袋，雜糧也貴出平津一倍有餘，而市面上的面粉却都被閻某囤積起來，買進賣出，興風作浪，高抬市價，投機漁利。這是一「大命」生意！這是殺人不見血的勾當！狠毒的軍閥，投機的好商，攔斷獨佔的制度，三鞭一體構成山西的攔斷經濟，吸盡了人民的脂血，打碎了山西人民的飯碗，但人民的力量畢竟是可畏的，扼殺人民的攔斷經濟總會塌台的。

## 特務統治下的奴化教育及文化

山西教育，在閻錫山統制的二三十年當中，遭到無比的摧殘。他的特殊政治的流毒藥劑到清白的教育界，貽害了三省的青年和兒童，摧殘了無數的優秀人才。茲就其在教育上之罪惡公諸國人：奴化教育四字在山西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正確。閻某常對其幹部說，群眾覺醒了是不得了了，所以必須實行愚民政策，讓他們混混沌沌地任我奴役，我宰割才好。但是爲了供其奴役，也至少須教點東西，於是又只好借助於組織了（即同志會）。

各級學校的主要人物都是他特務組織當中的會員，其他教員也要強迫入會，學生都須履行某種入會手續，如此在學校裏自然是組織領導一切了。

各級學校的課程中有「會長號召」，「組織綱要」，「物勞問題」等科目，皆派有專人講解，不及格者是不准升級或畢業的。

各級學校每晨必有朝會，地方首長或同志會主任來講演，會畢呼「會長萬歲」，「會長健康」，禮拜三爲「組織週日」（相當於禮拜一的紀念週），參加同志會者（事實上教職員學生都是委員）全日開小組討論會。

嚴格統制學生的思想，把所有人的腦子都限制到最小限度的活動範圍內，使你只能想他讓你想的，不能想他怕你想的。

教導兒童如何深聽別人的談話，規定時間發時「反映」（山西特有的術語即報告），使純潔幼小的心靈，自幼即習慣於作他的爪牙，習慣於做傷天害理地事情，陰險毒辣，莫此爲甚！爲了害盡山西的青年，閻某更嚴格禁止青年到省外去求學。不惜以種種卑鄙手段，把你綁死在他的統治下，強迫你做他的牛馬。

獨裁者是不愛文化的，這是古今中外如秦始皇，希特拉，袁世凱等一律遵守的。閻某更是一個後來居上者。毒品在山西暢銷，但書籍在山西却奇缺！書店裏除了幾本低級的情色小說外，便是閻某言論集，訓詞集等，除了派傳或分發外永遠也沒人去問一聲價。報紙論數目有四五家，但都是仰閻某鼻息的玩意，一面以妓女的姿態取媚於閻某，一面傳播着閻某的毒菌給人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極盡其能事。正所謂「一犬吠日，百犬吠聲」，「鸛鵲能言，不知人意」！問或有些人實在悶不住，說幾句「人話」，那麼一大堆的「叛八」帽子都會往你頭上「競賽」的。在山西是只准狗們汪汪叫，不准人們來講話的！

## 暴政拾零——幾支血淚的插曲

### 「要政」在山西

(一)  
閻土皇帝對山西人民，什麼都要，只要他能變成法幣。

(二)  
要糧名目，其多駭人。數一數，竟有九種之多，如徵收糧，借收糧，附加糧，除購糧，代購糧，運輸糧，水邊糧，縣公糧，村公糧等等奇裏古怪的名目。每年每種糧要收多少，是沒有一定的，從元旦開始到是年除夕，每天都在要糧。要成了講生意，講價還價，成了常事。要糧官，就是治村協助，要糧時，手裏拿着繩子和粗棍，照繳就行，不繳便捆便打，不過也有例外，他是總事有「道」，事先給這權糧官進了貢了。老百姓不知道這次他該繳多少，以前繳過了多少，以後還得多少，反正有要就繳給，如果送點貢禮，託點人情，說要十石，送上五石也就算了。但完結的是這一次，下一次說不定明天就要。現實教得人民學會了乖，因為權糧官要翻箱倒櫃的搜，他們就想出了各式各樣的藏，坑洞裏，灶背後，乾草堆裏，但藏能藏多少？何況他可以用拿棒子打着你借錢買麥去繳糧。反正，在閻土皇帝的統治下，任何人都不敢奢望能以吃飽，只要藏藏躲躲，送送繳繳，能不餓死就算幸運了。

馬；牠倆常常站在一起，互相照顧和守望。以「合謀」向人民恣意勒索，以「叛八」給「合謀」撐腰，駭怕「叛八」帽子硬給戴在頭上的山西人民，在「合謀」的名義下，被閻某套去了抗戰八年來他們僅僅餘下的一切。

「合謀」，是什麼意思？「叛八」，是什麼意思？在人民大眾的心裏，都有一定的解釋；但閻錫山却以他自己的名詞定義，硬來攪混和抵賴。他說：「合謀，就是與老百姓合好，共謀解除痛苦的辦法。」誠哉，話滿好聽，但這閻氏口中的「合好」，是對於他好，對人民却是一把利刃；而且這種「合好」又是片面的，「合好」不「合好」，是他的自由，接受不接受，却絕不是老百姓的權利。「解除痛苦」，更是鬼話，閻氏比日本人更兇，人民新受的痛苦，比淪陷時更大更深。要糧，要款，要被服，要人民送飯，是「合謀」，拔兵，拉伕，強拉差車，也是「合謀」；說你的就是他的，是「合謀」，召集村婦訓練，乘機撲燈盞，也是「合謀」。是閻土皇帝的萬應寶盒，只要抱住牠，要什麼就有什麼，想怎樣便能怎樣。這種不可思議的魔力，與其說是這「萬應寶盒」新賦有，不如說是這談及色變的「叛八」帽子的賜與。老百姓害怕「合謀」，但他們更怕這頂不大不小，剛剛要了人命的「叛八」帽子。

對於「叛八」，閻氏也有他的定義：「背叛閻錫山，投降八路軍的，叫叛八。」其實呢？不「合謀」，就是「背叛」；是「背叛」，就是「八」，因為「八」字在今天是最大的罪名，漢奸可以重用，但「八」却不能不剿。加個「八」字，誰也可以得而誅之。有時，「叛八」與「偽裝份子」，也互相調用，但對付老百姓，却是「叛八」這頂帽子。一切「要」政，都是以這「合謀」與「叛八」兩

匹連環馬來推行的。在「合謀」的招牌下，山西人民繳出了他們僅有的一切，在「叛八」的帽子下，大部分山西青年送掉了性命。

## 鬼子橫行狐鼠逞兇妖光掠影嚇死人

怪事到處有，唯有山西多。

在太原，幾乎任何一條街巷中都住的有日本人，而街上改換上關軍裝束的日本人更是隨處皆是。（前次馬歇爾特使到太原時爲了盟軍看起來好看起見，大批日軍都藏到榆次去了。）在山西連叫聲日本鬼子也不敢，因爲關某曾明令訓示說：「你們是我的部下，他們（指日本鬼子）也是我的部下，人家都是自家家人，不准有所歧視。」一天曉得，誰敢歧視？人們所知道的是改編後的日本人都連升三級，發雙餉。而那些另外的部下呢，到是更不能按月關餉。

流了八年血，死了數千萬骨肉同胞，到頭來仍舊是在敵人耀武揚威，作威作福，有血有肉的中國人，爲此事誰不憤恨？但在高壓下的山西人民，只好忍耐着。他們的憤怒像一顆炸彈，達到高熱後一定會爆炸的。

在山西另外一件怪事是戶政的繁雜苛擾。較日本人統治時還幾幾倍。不得官家許可，人民寸步難行。民主國家內人民有居住旅行的自由，在山西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出進城一次經過八九層手續，開路條換路證，<sup>12</sup>村許可警察所許可找保證人間長許可衛長許可，少了一個難萬難通行。從外省回來的

更是只能註入戶口，不能銷戶口，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消極防範人民逃到敵人（？）方面去，積極方面更可以達成他長期拉兵的目的。而在故意刁難的種種藉口下，閻某的爪牙們却抓住了吸民血的好機會。

城狐社鼠流氓妓女盤據了整個山西，這裏還是人的世界嗎？我們恨！我們要喊！我們要廓清這一片烏煙瘴氣，我們要求一個人的世界！

## 我回了一次家

以九年逃亡的心情，回到我這落生的小城。

八年抗戰，使它改了樣；收復一年，更使它變了質。過去的它，美的醜的，全都保留在曾在這裏居住過的人們的腦子裏；現在的它，却變成了無限罪惡的淵源。

九年裏，我的家庭，如同這個小城一樣，起了根本的變動。死的死了，逃亡的逃亡，溜了空兒勉強活過來的人們，却又一個個的變成了別人壓榨自己工具，失掉了人的資格和價值。大哥當了常備兵，弟弟編入學生隊，嫂嫂、妹妹、和母親，都被拉入婦女隊；準適花甲的父親和未滿十歲的姪兒，也失掉了他們的行動自由；父親在老年隊裏充隊附，小姪成天不唸書，加入少年隊裏到處跑。在這個小城裏，人們失掉了自由，什麼都是閻土皇的。

父親每天作些什麼，也是不願意盡情說出的。有些事，我說不出口；有些事，我不忍心說。因為我是他們三親人，我不忍心把他們這些被槍桿刺刀逼迫出來的事情，宣佈出來。他們流着淚，離開家



庭，拋下莊田，給土皇帝建廟堡、修道路、挖戰壕、造軍營。他們把白麵送給土皇帝和他的爪牙，自己却在吃糠嚼菜、喝着稀粥、和着窩窩頭。他們心愛的莊田，現在全長成了草，向日本人討來的快馬，成天在那裏奔騰着，嘶叫着。他們先前有兩條黃牛，長得高大、喂得頂肥，但現在全沒有了。一條是日本人吃了的，一條是今年五月底快要收麥的時候，愛鄉團拉去吃了的。母親說，她爲這條牛哭了兩天兩夜，父親爲這事，七天沒與任何人說話。妹妹今年十二歲，偷偷告訴我說，嫂嫂有件傷心事，不能告人，雖然這件事，是街坊皆知的，但誰却把它埋在肚子裏，讓它腐爛爛發、霉、爛着自己，永不告訴別人。妹妹說：「在那天晚上他們一隊十二個女的，就有五個人被人侮辱。嫂嫂長得好，看着整，洽村協助與洽村連長，還爭着侮辱她，她當晚回來，哭了一夜，第二天睡了一天沒有起床，不是爲了她的血肉結晶——雲兒（哥哥的兒子）——的話，恐怕她永遠不會出房吃飯的。昨天洽村人又來集訓婦女，駭怕前跪和挨打的她，又不敢不去。」我再也聽不下去妹妹的傾訴，鼻子有些酸，心急急的跳，我頭也不回的往門外奔。

街坊上，全變了樣。東當舖，變成了愛鄉團的團本部；縣黨部改成了精建會，教育局換成了政衛團。我不敢再往前走，我怕迷失了路徑。十字路。站着穿灰色軍服的老爺，我很疑心他是否中國人。身份證，在這小城裏，還是必需的。我在家住了三天，也得出五百元買個身份證。不然，一查戶口就有一「偽裝」的麻煩。

回家的第二天，我向父親說，要出城去看外婆。他說不必啦，出城手續太麻煩，要經過開路條、找舖保、鄰長蓋章、團長蓋章、街長蓋章、洽村蓋章、警察蓋章，再換路條，註明姓名、住址、訪

何種職，幾時出城、幾時回城、幾時得按上手印，等等十幾套手續，一套手續辦不好，你甭出不了城，或出了城又回不了城。你母親半年多下都沒去着你外婆，看南村人進城，掙價信兒就是了。小

晚上，查戶口的來了，一邦七個人，爲首的拿着脫去皮套的手槍，其餘六位，都扛着長槍，門是我開的，因爲服裝與話語稀異，他倒很自然的怔了一下。父親是受慣了麻煩的人，陪着笑臉，送煙獻茶。幸而，我已辦好了身份證，不然很是麻煩。

晚上睡下，父親告我說：「你再住一天，後天就去西安吧。這裏不是你住的地方。他們對青年人

感怕，對後方來的知識青年，更是忌恨。他們比日本人還兇，出了事情，全家都完了。」夜裏都淩陸

覺，躺在床上，談了很多傷心話。我決定離開此地，第二天辦了一天出城手續。第三天清晨，我走出了城。離別時，他們沒有送我，也沒有酒淚，大家只低着頭，在默然不語中，我又離開了這個先前懷念，現在痛苦，充滿人間無恥的小城。

### 強姦民意的低級把戲

偽造民意，是閻氏御用報紙的傑作；與其說這是蒙蔽人民，不如說是欺騙閻氏和自欺欺人。冀縣精神請求，實行「兵農合一」之類的消息，在這些不值一錢的報紙，是連篇累牘幾乎每天都有的。但

寫信長篇，還不如強強民意來得徹底和得力。從人民喉裏吐出的東西，比他們自己編造的，更易於自欺欺人。中外法西斯者，都把這套技術當着寶貝。在山西南部一個縣裏，閻氏是這樣無恥的。在今年春天，爲實行他的「兵農合一」，閻氏部下，便在這個縣裏，導演一幕寫信騙劇。信的內容與格式，是他們擬定的，暗暗交給小學教師，要他教給如何去寫，再叫學生教給他們的家長。每人寫兩封信，不能寫信或不寫信的，可以由指定的代寫人去寫。只要是個人，無論男女老幼，都有寫信義務。不要信封，只要信紙，每人兩封，一封是寫給蔣主席的，說「共產黨如何如何的好，閻會長如何如何的好，在閻會長治理下，我們才有好日子過。」另一封是寫給閻會長的，說：「農兵合一」是解救人民痛苦的法寶，它不但可以抵禦共產黨，又可使大家有好日子過。請求閻會長發饑餉我們，趕快實行「兵農合一」。用的信紙，自然是人民自己的。寫好的，讓給村村長看看，認爲可以了，再把自己的縣名，村名和姓名寫在末尾，按上手印，就算繳差。這個村莊，只有一百餘戶，因爲每人兩封，就背了兩大筐子。縣城裏，突然紙貴一時，小學校竟放假一個，就是忙着這件事。

「發動寫信的人，用心良苦，作法也相當「聰明」，但受信的人，却未免欺人自欺，太得糊塗。實世凱登報時，只有黨安會的偽造民意，還沒有想到這種強盜民意的「高明」辦法時代劃一不同，山西的土匪，畢竟比袁世凱來得高明。

血  
債

初春的傍晚，吹着風滿天佈着黑雲，蹲在十字巷中觀音廟前的張老二，感到有點寒意，高個，黑臉，滿臉鬚鬚，頭髮斑白，永遠抽着旱烟袋的他，對脚下那的那塊右石頭，是十分熟習的。今天沒人陪他談話，一個人蹲在那裏悠悠地抽旱煙。剛要起身回家時的他，正碰見了轉灣而來的治村李協助；他隨即楞了一下，但很快又保持了鎮定，還沒等他開口問好，李協助就劈頭罵道：「張老二，你好清閒，我找了你半天，你却躲在這裏抽旱煙。快回去，拉起驢子進城，要給山南（中條山）送糧食。吃晚飯時不到，別想要你的老命！」張老二只好唯唯。

剛剛騎驢看女兒回來的張二媽，聽老漢（丈夫）說要去運糧，急的怨天尤人，罵張老二：「老得發昏了，家裏坐着不安，偏要蹲在廟兒前面抽旱煙。」

張老二，一聲不發，知道咒罵是自費的。反正差事要出，快子要當，遲走不如早走好。他從鍋裏拿了兩塊高粱餅，便向馬廐裏走。明知驢子一天沒有吃草，但只怕遲了挨打的他，強把驢子拖出廐門。夜色已濃，沒有月光，風在吼。

算好，遲到了五分鐘了，只挨了兩下巴掌。他的驢子最小，但分給他的一份，却比別人重過五十斤。他是最能忍耐的人，也深知求情無用。一共是二百斤，驢子馱了一百五他扛了五十斤。夜更黑，風仍不停的吼。

黑路，在他是摸慣了的。但對他的驢子，却相當的擔心。冬天的雪，正在熔消，路是滑的，夜黑，風大，最肯出了。他懷着沈重的心情，暗暗地磨磨着一段一段走過的山路。天明，赶到解縣，繳完糧，賠了十斤，他是分文未帶，先求同伴們墊付。他打算以野草喂驢子就過山，誰知驢子已病倒

了。不吃不喝，躺在地上，只是呼呼的喘氣。兩隻眼睛睜得和死魚眼一樣，直直的望着牠的主人。張二老，仍是一聲不哼，睜着眼睛，睜着眼睛，再睜着眼睛，最後他蹲在一邊使勁抽煙鍋，讓命運擺佈着他。他自己和他這頭耕地下種不能或缺的驢子。

在朝陽快爬上山頭的時候，張老二的驢子去了。

當天傍晚，張老二又蹲在觀音廟前那塊石頭抽旱煙，他一言不語的望着遠方，仍悠悠的抽着旱煙，夜又來了。沒有月亮，沒有星星，風在吼，餓狼在嚎。

第二天，陽光射到屋頂的時候，張二媽坐在門口哭喊，在村人的緘默中，以破席包裹好的張老二的屍體，被抬出村子，入了土。

## 控訴與願望

親愛的同胞們：當你們看光了這些血淚的描述，你們不會相信這是人間的事實吧？告訴大家，這不僅是閻錫山統治山西，魚肉晉民的現象，這只是那些暴政事實的萬分之一。山西一千二百萬人民，現在整天整夜，成年累月在這刀光血影，剝削壓榨，人間地獄裏哭喊，呻吟，和打滾。

我們這些在北平讀書的書籍學生，是親眼看到閻錫山的暴政，親身受到他的逼害的。今日，灑泊異地的山西同胞，人數如許之多，我們都像上國奴一樣，爲閻錫山的暴政不容又在流止了。我們的家鄉，遭受了閻錫山過去二十多年的剝削以後，抗戰八年，早已家不成家了；現在閻某又回到山西繼續

過去的暴政，而且變本加厲，實行「兵農合一」苦民害民，更使山西人民的生計失去依據；留在家鄉的父老們，只有坐待閻氏宰割，壓榨，而無以爲生。在全國要求和平民主的今日，閻錫山却在山西實行法西斯的獨裁專制，在全國人民都已還鄉復員的時候，而山西的人民，却是還鄉的不敢還鄉，在家的又要向外逃亡。八年來，山西遭受敵寇的酷切，人民死傷已不計其數；勝利後一年有半，流亡省外的山西人民，不但不能和骨肉相見，而且連家鄉的氣息，也不敢一聞。山西人民繼續爲閻錫山的獨裁專政流血，流汗，流淚，什麼時候才是暴政滿足的時候呀？我們說前面的事實僅僅是萬分之一，這並不誇張，的確，在今日山西還正在演着的慘痛的事實，談起來會使人泣不成聲不寒而慄的，但是我們是山西人民的一份子，我們的家鄉在山西，我們不忍再讓家鄉的父兄姊妹們延長這種殘絕人寰的景況，在土皇帝的虐政下死絕殆盡而不發一言了，我們要呼，我們要喊，我們謹以沉痛萬狀的心情向全國的同胞呼籲，願訴出閻錫山的殘暴，在這佈新除舊的歡樂聲中，我們虛心誠意底期待着全國同胞伸出正義的手來，和我們緊握在一起共同合作，拯救山西一千二百萬同胞的生命。

歷史告訴給我們，民主政治並不需要長時期的訓練與教導，歷史又告訴給我們，法西斯的殘酷統治不會永遠不打的，你能說希特拉不是在這種原則下倒下去的嗎？你能說日本鬼子不是在這情況下俯首投降的嗎？拉開線的炸彈它會爆炸的，受壓過重的人民他會挺起反抗的，我們不是反叛，我們更不是逆徒，我們是在正義的旗幟下，爲了解救苦難中的一千二百萬父老而盡到我們的職責，喊出我們內心的憂慮。

山西的父老和全國同胞同樣的有着善良的心胸與自治的能力的，雖然在閻錫山的壓榨下喘不過一

口氣來，但是一旦使他們反過身來的時候，他會與全國同胞踏着同一的步趨去重建自己的禾園。時間已不再容任苟安下去，歷史更不會重演殘舊的悲劇。在這民主崇高的浪潮裏，我們要把握住現時的需要，毫無疑義的閻錫山已經到了他末落的時日，然而繼之而起的不是法西斯的再變，因為，那是歷史的罪人，那是建設中國的絆腳石，民主的中國，其需要民主自治的地方為甚有的，那麼山西的政治就惟有取決於民主的正當途徑了，自己的田園來由自己整理，總不會粗心大意吧？選擇德高的賢能，治理自己的政治，是我們深切的希望。

混亂的中國始終在內戰的旋窩中打擾着，痛心的是在長期抗戰勝利後的一年中，還沒能停止住它的撕殺，苦難的全國人民整日在祈禱着和平的降臨，而山西的父老又何嘗不在為它哀求呢？然而閻錫山却不這樣，萬惡的敵寇他不使投降選送，惡極的漢奸偽軍不懲辦治罪，相反的今日的山西人民却仍在為內戰而驅使着，「冀農合一」是他製造戰爭的鐵證，我們在前面說過閻錫山要把山西的人民都斷送在死亡的深淵裏，戰爭，誰又敢說不是今日山西人民痛恨的主要因素呢？三十年來閻賊始終是以投機取巧坐收漁利為能事，今日他又以創造內戰斷送人民來建築他的血腥的「帝」位。山西的人民痛恨閻賊的暴政，更痛恨戰爭的殘酷，所以我們要除罪深惡極的閻賊，我們更要粉碎他制造戰爭，蓄養戰爭的設施，同胞們：我們的意志將會匯流吧？正義就是公理，團結即是力量，讓我們緊密的拉起手來，各自去為故鄉為國家而努力。

慘痛的心話我們不願再多說了，這些僅僅萬分之一的血淚，沒有虛揚，更沒有偽造，我們僅以戰慄的心情訴獻在國人的面前，同情的心會使它激怒吧？最後我們喊出這誠懇的要求：

- (一) 立即撤換閻錫山，並取消一切暴政措施。
- (二) 取消一切苛雜濫派，安撫山西人民。
- (三) 立即遣送日俘，解散私人軍隊。
- (四) 澈底嚴懲漢奸。
- (五) 澈底禁絕煙毒。
- (六) 立即停止進行內。
- (七) 迅速實行地方自治，成立民選政府，實行民主政治。



Peiping Jih Pao (Kuomintang), Peiping  
4 December 1947

Yu Chen-ho Leaves Peiping for Pest

(Cheng Chung News Agency) -- General Yu Chen-ho, an army commander of Shansi, arrived at Peiping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and interviewed Generals Li Tsung-jen and Fu Tso-i, when he presented to them each a personal letter from General Yen Hsi-shan, Governor of Shansi. Yu left this city this morning for Tatung, where he will set up a command office, to be under the direct jurisdiction of the new North China Bandit Suppression Headquarters, of which Fu Tso-i is the Commander-in-chief. (Complete translation)

S 1940

YEN HSI-SHAN,  
The LOCAL EMPEROR

著 遠 伯 陳

BY CHEN PAI-TA

土 皇 帝 閣 錫 山



行 發 司 公 版 出 國 中 新



# 山錫閻帝皇土

著 遠 伯 陳



行發司公版出國中新



版再月六年六四九一

土皇帝閻錫山

著 作 人 陳 伯 達

發 行 人 徐 長 明

發 行 所 新 中 國 出 版 公 司

· 不 許 翻 印 ·

## 閻錫山批判

(一九四四年八月)

陳伯達

最近西安各報公佈了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的談話，其內容除了對於抗戰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和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極盡造謠譏諷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對於閻錫山這個人，我們是熟悉的，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唱反共，向華北伸出其侵略魔手的時候，閻氏就是首先成爲反共應聲蟲的一個，那時候，他那一大套一大套的反共「理論」都捧出來了。一九三一年，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租界地的大連爲反共而寫的所謂「物產証券與按勞分配」也發表了。爲了達到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目的，閻氏對於當時揭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大旗的中國共產黨，不惜採取一切最無聊的造謠中傷手段，這裡我們不想多費筆墨去敘述它。抗戰開始後，雖則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山西多方面幫助了他，希望他能够在敵人進攻的面前站得住腳，但是閻氏始終念念不忘於反共，把反共放在抗戰的前面，繼續他在抗戰前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造謠攻擊。不過這一

時期，他的反共是隱蔽的，不公開登在報紙上。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七月（有一個單行本又說是九月），他在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上發表一個『建立中心思想』的講話，全篇沒有向日本帝國主義射出一箭，一切的箭都集中向共產主義射來，對於他過去的造謠又重複一遍，並作了一番小小的概括，說什麼共產黨『欲貫徹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天的殺人』，『更不能不提倡仇父，鼓勵女子裸體遊行』（見閻氏『救國言論選集』第二輯）。這些，可以說是造謠造到無聊之極了。可是，閻氏却還在那裡滔滔不休地喧嚷着，希望取得那些與民為敵的人的信任。共產黨因為遠想團結他一道抗戰，對於他的各種無理取鬧，向來採取容忍的態度，即使有同志對他發過一點批評，態度也是溫和的。關於他勾結敵人的事實，一直希望他改悔，長期地沒有把它公佈。可是閻氏不但沒有中止對敵人的勾結，而且沒有認為共產黨人對待他所採取的容忍或緘默是一種好意，反認為可欺。在他那裡繼續進行一切反共的思想宣傳，最近對中外記者的談話，竟然是那末信口誣蔑了。對於閻錫山這種肆無忌憚的造謠譏諷，最好的回答，當然是揭露各種的事實，而解放日報八月十一日所登載的太行電訊，八月十四日所登載的薄

一波同志、韓鈞同志的談話，八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所登載的續範亭先生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回答。這些消息、談話和文章都暴露了閻錫山勾結敵人、反對人民的鐵的事實。我這篇東西，只是想就閻錫山的思想及其實踐的若干問題加以檢討。有的問題，以前有同志說過的，這裡就不再說，或者少說，有的問題，如係比較次要的，這裡也不準備去說它。

### 一 閻錫山的出發點

抗戰以前和抗戰以來，閻氏各種花樣翻新的『學說』，和他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措施（即所謂『新政策』），是有他的一貫出發點的。他這個出發點既不是爲人民，也不是爲抗日，而是爲維持他獨自在山西所已壟斷了數十年之久的寡頭專制政權。這同中外記者圍到克難坡（即閻氏政權機關所在地）的時候，那裡一個『負責政治責任的人』曾經這樣告訴過其中一個記者：他們近來在山西所實行的那末一套，『主要的原因，却是環境所影響，非如此就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政權』。『要完成戰爭』，他坦白地說，『據我們

的經驗，爭取戰區民衆，還是比較輕鬆的工作……我們所最感困難的，是社會廣義的宣傳。爲了維持正常的行政系統，我們不能不請求應付之道。」「我們認爲，對共產主義的活動，最好的應付方法，……是健全自己的民衆組織，改善民衆生活的弱點。」（見重慶『新日報』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此可見，閻氏的政府，只是簡單的爲維持他的寡頭專制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而在閻氏看來，維持他的這種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乃是同義的東西，乃是同一的工作。至於抗戰呢？卽就早放在他的腦後了。

這類的思想，從閻氏的講演和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有一個講話，在那裡，他認爲：只要『拿政權者』（按：實際上是一堆沒有經過任何人民合法手續產生出來的政權篡竊者）善於『適生』，政權就可以『永不會崩潰』。（見閻錫山『言論選集』第二輯二四八頁）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二月，他又有一個講話，公開說出：自從九一八以後，他『經過數年的同中樞要人在南京、太原迭次磋商』其中大問題，卽爲『如何鞏固政治，則成爲抗戰的緊要問題』。（同上書二七八頁）閻氏這裡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作爲中國抗戰之緊要問題的，並不是如



何加強抗戰的力量，以取得勝利；却是如何鞏固他們原來所顛斷了的專制政治，以避免人民的染指。根據閻氏這段話，回溯一下歷史，也是有趣味的。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閻氏有『復蔣介石先生函』，同年十二月九日，閻氏又有『對全省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講話』。那時日寇窺謀華北，提出『華北五省防共自治』，形勢極端緊迫。大家知道，十二月九日又正是北平英雄的學生們舉行悲壯的示威運動，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日子。可是，閻氏在那裡提的問題，却絕不是如何抗日救國，而是如何『防共圖存』。他說：『能自存與自固，聯日好，聯俄亦好。不能自存與自固，聯日無益，聯俄亦無益。』他又重複地說：『靠國聯無益，靠英美亦無益，親日無益，親俄亦無益。若能自強，國聯可靠，英美亦可靠，親俄有益，親日亦未嘗無益。』（以上所引，均見閻氏『言論輯要』，線裝書，第九冊）事實上，那時閻氏連做夢也還沒有夢到抗戰這一件事，那時他討論的僅僅是——像一批可憐蟲的無恥的反動派一樣——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祈禱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賭博上，並計劃如何使自己得在他所祈禱的這一個『日俄戰爭』中專心從事『防共』的工作（見同上的兩個文件）。那時閻氏

所謂『如何鞏固政治』，真相就是這樣。既然他連做夢都還沒有夢到抗戰這一件事，所以也就沒有和什麼抗戰問題聯系過。他的所謂『自存與自固』，所謂『自強』，絕不是有什麼民族意義的成份在內，而是『防共圖存』，『鞏固現有的政權』，也即是鞏固閻氏及其同類者的寡頭專制政權。只要他或他們這個政權可以『適生』，『永不崩潰』，據他的意見，就使是聯日，也不算壞，却是算『好』的。你看，閻錫山就是要這樣來處置我們的民族危機問題。

至於在閻錫山所壟斷的這個寡頭專制政權下面的情況究竟是什麼情況呢？他統治了二三十年的山西，不錯，那也是個『模範省』。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模範』呢？不用我們多說，請看閻錫山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他的綏靖公署省政府紀念週上所自己供述的吧：『山西自身，為國民經濟崩潰之自身』。『山西國民經濟，曾成破產之勢。十家九貧，十村九困』。（『言論輯要』八冊）這就是閻氏在山西的政績。從他這個政績，可以看到他這個政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這就是極端腐朽的反人民反民族的殘民以逞的寡頭專制政權。可是，閻氏無論如何，是必須維持他這個政權的，為此，他可以支出一切代價，採取一切手段。為此，他要加強反對人民，加強反對民主主義。而他

所以把反共的工作放在最前面，就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最澈底地代表人民利益和中國民主主義，因此又是最堅決地代表抗日路線的政黨。爲了保持他的政權，他在人民的抗日高潮中，竟然提出「親日亦未嘗無益」，而毫不覺得羞恥。真的，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這樣的統治者，如何能說得出口呢？

一九三五年，閻錫山和日寇的「華北防共自治」唱雙簧，提出了「防共的兩個根本大法」。他說：

「……我認爲這兩條路，均可以澈底防共，走前一條路，可以說是用法西斯主義的防共方法；走後一條路，可以說是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爲防共方法。法西斯蒂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負擔，與政府合作鞏固現有的政權，抵抗共黨勢力（按：即指抵抗人民民主勢力）的侵入。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爲防共方法，是廢除土地私有權，樹立土地公有制，消滅共黨發生的基礎。然而不能走前一條路，就不能走後一條路，走後一條路，就不能不走前一條路，其實這兩條路，均能達到防共的目的，可以當做方法的兩個階段來看，不但不衝突，並且是前後相呼應。何以呢？因爲如果走前一條路，就沒有

建築走後一條路的基础；不走後一條路，則前一條路也就不能持久。所以這兩條路，只有緩急的不同，沒有矛盾之相左。」（『消除社會不平與防共』，『言論輯要』八冊）

閻錫山原來是公然主張以法西斯蒂的方法爲反人民反民主的基础，而以所謂『農業社會主義』爲其補充的（關於他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見下面的分析）。他在抗戰前許多演講中，總是那末熱心介紹德意兩國的法西斯蒂反共的瘋狂運動，又那末驚嘆地說：『遂有今日之德意兩國的政權的出現！』『遂有今日之德國政權。』閻錫山及中國境內和閻氏同類型的政權（內容如『中國之命運』一書所說），實際上是中國式的法西斯政權。

在中國人民中間有極豐富的潛存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又有以中國共產黨爲其中心代表的現代的民主主義的力量，並沒有跟隨閻錫山（及其同類）在抗戰前所倡導的法西斯蒂『防共』的路，而是和中國共產黨在一起，走上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民主主義的道路。日寇大規模打進中國本部領土上來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抗戰爆發了，情況的發展，不能使閻錫山專心做反共的工作。日寇大隊且到了山西，威脅了他的『

無條件存在』，這時他進行了抗戰的投機，與共產黨及進步人士合作，表現要『進步』，並採取共產黨的一些號召，作為『爭取民衆』的資本。但是大家知道：閻錫山也是有一套『以不變應萬變』的哲學的，他這個哲學，據說一部份叫做『母理』，一部份叫做『子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母理是永遠不變』的，變的不過是他的『子理』。他的『母理』是什麼呢？就是『鞏固政權』，就是『自存與自固』。他的『子理』是什麼呢？就是『應付一下抗戰』。因此就要和共產黨進行一定限度的合作，同時，在日寇那裡仍留了後路，即是『親日亦未嘗無益』（因此，就要繼續佈置反共的工作）。他的『子理』是不能夠離開他的『母理』的，而且只能以維持他的『母理』為目的。抗戰的困難越增加，敵人的誘降越積極，他也就越來越不成話了。這樣，不管他表面唱些什麼『民族革命』的詞句，有些時候甚至『激烈地』唱過，但骨子裡面所緊張的，却是另回事情。政權、政權、寡頭、寡頭、專制、專制，這是閻氏全部活動的總目的。為此目的，他竟認為利用敵人來『肅清』八路軍和決死隊（即山西新軍）是『靈活策略』，他和敵人早已有了諒解，並已有了秘密的協定。敵人答應他在一定時機可以讓他回到太原

去。即如他現在的晉西地盤，也是敵人和平地讓他住足，作為「防共」的試驗區。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實。維持政權和「防共」，本來對於他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現在對於他更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不過在他看來，他的政權已不能只限於單純的「鞏固」了，他還需要「開展」，因為山西在抗戰烽火中已建立有多處民主主義的政權了，所以還需要向這些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即向共產黨領導抗戰實行民主的地方「開展」，才能達到「收復」他原來所壟斷的山西政權的目的。總之，不論「鞏固」也吧，「開展」也吧，都是聯繫在勾結日寇、反人民、反民主、反共這一着上的。這已成為閻氏整套的邏輯。

且看他那裡最近大吹特吹的所謂「兵農合一」吧。那裡訂的「全面突擊競賽開展辦法」，開宗明義第一條所列的目的，乃是「開展政權」四個大字，並不是旁的什麼字句。還再看他自己對於實行「兵農合一」的真正目標的說法吧：

「你們對實行兵農合一，不但不敢認成是個補兵問題，就是認成是實行我們主張也不夠，我們這是打破地下組織，鞏固我們組織，惟一的好辦法。」

看他又說：

「我們今天如果摧毀不了他的地下組織，打不破他的基幹小組，就不易開展。但我們今天有什麼辦法，可以摧毀他的地下組織？……我們是要拿上實行兵農合一來打破他。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打破他！如何打破他的基幹小組？就是要用上堅強的狙擊小組來消滅他，他好比是個撈魚鱗，我們是打獵的，一定很容易的打破他！」（上面所引均見本年三月間閻氏在「徵糧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什麼！大家看，山西的這個「打獵的」，不去打日本人，却去打「撈魚鱗」，却去打「他」。山西的「堅強的狙擊小組」，不去消滅日本人，却去消滅「他」，却去「摧毀他的地下組織」。在這些不在報紙上發表的話中，比起他對記者團談話時所說的：「捉到共產黨，訓練三天放回去」，「八路軍打我，我忍耐不公佈」，似乎有很多仁義道德似的，這裡就一點仁義道德的影子也看不見了，看得見的，盡是對人民對共產黨的萬丈殺氣！閻氏的所謂「他」是什麼呢？「他」就是人民，就是和人民在一起進行抗戰、建設民主的共產黨。閻氏的所謂「地下組織」是什麼呢？那就是人民的抗敵民主組

織和支持這個組織的共產黨。他所要打破的——據他自己的話——就是這個「他」，並不是敵僞。他所要消滅的，就是這末一種組織，並不是敵僞。閻氏所做的事情竟是這末爲親者所痛，而爲仇者所快！他的「兵農合一」，竟是這末從仇視同胞和從事內戰的動機而提出的！

還有，什麼叫做「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以打破他」？還在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在秋林開幹部會議，準備襲擊新軍之時，他就告訴人們：「快要下雨了，準備雨傘罷，」就是說快要投降了。「大雨普下」即所謂「全面和平」，他歷來估計，總有那麼一天的。他認爲到了這種時候，對於共產黨，「很快的就可打破他」。作這種想法的，中國不只他一個，還有其他的人。然而時局的發展，不是「大雨普下」，而是日麗中天，一定要打倒日寇「無條件投降」，這也就成了閻錫山這批人的永遠的悲哀。

要問：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的主要矛盾何在呢？要問：爲什麼我們共產黨人特別受了閻錫山那樣的攻擊和仇視呢？問題的出發點就在於：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在思想、實際上有完全不同的出發點。我們共產黨人思想和實際的出發點，乃是解放民族和



解放民衆。我們在政權問題上的一切採擇，全部是以此爲出發點，以此爲標準。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誡我們共產黨員：如果我們這個黨不能替民族人民辦好事，這個黨就是毫無用處的。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一個極著名的演說，而且被日寇認爲最可怕的演說，其中有幾句特別重要的話是這樣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他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他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思想，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實際。共產黨人和閻氏主要矛盾的出發點，就在於：共產黨無私利可圖（因此，堅決抗戰，解放人民，政權是人民所共有），閻氏一類人們則唯私利是圖（因此，認爲『親日亦未嘗無益』，束縛人民，固執着自己寡頭專制的政權，反對人民過問）。他們的攻擊共產黨，也就在於共產黨不圖私利。假如共產黨也是圖私利的，他們也就不會對它攻擊了。

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精細的算盤上，把壓在人民頭上的特權放在惟一的心思上，真實就被顛倒了，是非就被顛倒了，人民的擁護者就被看成『欲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了，

造謠就被當成攻擊人民擁護者的得意工具了。閻氏說：

『宣傳與鬥爭不同，把自己的好意叫人知道，把別人對自己的誤會給人解釋明白，這叫做宣傳，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我們的同志要將宣傳和鬥爭分辨清楚。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刻不可放鬆。不但不放鬆，更要以鬥爭對鬥爭。』（『革命行動』十卷十期）

這是閻氏鬥爭哲學的一部份。閻氏認為：『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是『一刻不可放鬆』的。他就是這未來對付共產黨的，而這回對記者團的談話，竟親自出馬了。對於我們，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這不過是兩隻眼睛只注在自己所壟斷了的私人政權，而絲毫不以天下、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前途為念的一切人們所必採取的手段。閻氏這個『鬥爭哲學』所告訴我們的，到正是：凡是閻氏所說『自己如何好』的，一定是不好的，因為如閻氏所說，這些都是『故意製造謠言』。而他們所說『別人何如壞』的，一定又是很好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如何壞』，又不過是『故意製造謠言』而已。

就讓事實來證明吧！就讓山西的老百姓來表決吧！

以下我們要檢查一下閻錫山的『經濟計劃』和『政治計劃』的各種事實，來看出他從上述的出發點而實施在這兩個方面的具體結果。

## 二 閻錫山的『經濟計劃』

閻氏最近對記者團大吹特吹他的所謂『兵農合一』。他是這末說的：『根本上共產主義對勞動者是『先甜後辣』，與人土地，收上的糧食再行分配，無論如何巧妙的說法，根本的政治心理就得不到人的同情。我們是按勞分配，對勞動者是盡甜無辣，與人土地，不收人的糧，使人負擔，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好吧，我們且按下閻錫山的所謂『共產主義對勞動者先甜後辣』，下面再說，先看看他的『盡甜無辣』吧！

閻錫山所謂『盡甜無辣』的『兵農合一』，按照他自己所述，是這末一回事：『兵農合一』，就是把役齡（按：指從十八歲到四十七歲）壯丁，每三個人編成一個兵農互助小組，……其中一個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受優待，其中兩個當國民兵，在家種地或做工優待人。

同時，當國民兵的，再與村中其中有勞動生產力的一至三人編成耕作小組，以國民兵為主耕人，其餘爲助耕人，每一耕作小組分配地一份，由耕作小組合夥經營耕種，按勞動力分配其勞動生產的成品。

因此，還必須劃分份地，即把村中所有土地，按照年產量純收益二十石小麥或小米爲標準，平均劃分成若干份地分給耕作小組耕種。

至耕作生產品的分配辦法是：一、田賦征購及村攤糧等抗戰負擔，約佔耕作小組全產量百分之三十；二、地租按糧產正額數向地主交納，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三、種子肥料等一切鋪墊開支約佔全產量百分之十五；四、餘糧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十，作爲勞動報酬，由三助耕人合謀商訂分配享受。此外，每個當國民兵的主耕人，對其兵農互助小組中受優待的常備兵，每年約負擔小麥二石五斗及棉花五斤，作爲優役，故每一常備兵每年可得優待之小麥五石棉花十斤。」（閻錫山：『徹底實行兵農合一』，『革命行動』九卷二期）

閻錫山說：『這個辦法，不但我們中國從來沒有，就是世界各國也沒有，這是我與大家想下的』（『革命行動』八卷九期二頁）。虧他這一『想』，竟想到把從前俄國沙

皇東縛農民的份地制度拿了過來，閻氏的偉大也就可知了。

當然，閻氏的偉大，也還是有的。他這個「偉大」，是從他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來取得的。

爲什麼說是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呢？因爲依照閻氏的辦法，不但不能使得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而且更使得農民只好依附於一定的和固定的大地上。不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還保留，而且人們的人身、營業、財產、生活也更進一步地因受了嚴格軍事的政治的控制，而完全失掉了自由。且看下列的一堆事實：

第一：拿份地範圍了人，即所謂「以生活管理了他的行爲」。除了編組當他的軍隊的準士兵以外，再不分別人耕種土地。「劃分之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用」（對「劃分份地問題的解答」二二三。「革命行動」九卷十期）。

第二：隸屬份地的「國民兵」所領的地，是不能越份地的固定界限的。「一個國民兵不能領兩份地，如份地有剩餘時，可按照規定辦法實行借耕」（答三。「革命行動」九卷三期）。

第三：所領的份地，不許變大，只許變小，『如份地不足國民兵種時，准兩個國民兵領一份地，不准輕易離村』（一三答。『行動』九卷六期）。

第四：婦女因為『無當兵的必要』，就剝奪了她們領地的可能。『男人領地，尙感不足。如婦女領地，勢不可能。且中國今日尙無提倡女子當兵的必要，希轉飭各級幹部遵照』（二七九答。『行動』九卷十一期）。

第五：縱使是『國民兵』，但因生活所迫而他往謀生就被剝奪了土地。『因生活所迫，携家他往未回者，按規定不准領地』（二六五答。『行動』九卷十一期。按：這是回答以下的問題：『襄陵縣國民兵，已有因生活所迫，携家到他處謀生者，如何辦？』）

第六：一有改業，就不可能希望把份地當成謀生的後路。『中途改業者，奪田』（二四〇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七：不先交『優待糧花』，即不准領份地。（問：自額區貧役齡壯丁，擬准其領份地，收秋後，再出糧花，可否？答：不可。『行動』九卷八期）。

第八：『承受份地』後，要填『誓詞』，等於簽訂農奴契券。『誓詞』中有一條：『如期如數完納田賦，及徵賦食糧』（『行動』八卷九期）。

根據上述種種情況看來，閻氏一方面把農民變成他的份地的隸屬，另一方面把農民轉化為他的軍隊的隸屬。

閻氏不僅把農民和一定的份地聯繫起來（把農民束縛於一定的份地單位上），而且又把農民和一定的村界聯繫起來（即把農民束縛於一定的村界單位上）。除了上述『不准輕易離村』外，且再看下列的事實：

第一：把份地和人民放在村單位的基礎上，強迫劃分村界，使得份地和村界形成一條連環的鎖鍊，人民居住和謀生的自由更又都在這裡限制上了。『這回劃分份地，一定要先確定村界……土地人民均應以村為單位，離開村說土地，說人民，無從說起。所以今天一定要劃分村界』（閻氏在份地會議上講話。『行動』八卷十一期）。『村界非劃分不可，不劃村界，等於沒有村政，會後可由區派員會同強迫主持，不服從者懲處』（二三〇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二：領有份地的以在固定的村入籍爲限。『劃分村地後，仍應到某村入籍，不願入籍，即是不願種地』（二四四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三：採取屬地主義，不准越村籍耕種；耕種別村的土地，要由這個村籍依法轉入別村的村籍，『應採屬地主義。張家莊人民願種稷山境內土地者，得請求改入稷山籍編組領地』（答三一。『行動』九卷八期）。

第四：不准越縣籍耕種；耕種別縣的土地，要由這個縣的縣籍轉入別縣的縣籍，而且是以本縣『地不敷種』爲限。『仍按屬地主義辦理：汾陽小圈村鄰近孝義，其耕地多在孝義境內，地不敷種，准向孝義請求入籍編組，領種份地』（十四答。『行動』九卷三期）。

第五：離村他往，不出本縣，要回村編組領地的，如有保證，可准，已出本縣的，就不准再回來。『移住村不離本縣者，如人保證其確能回原村編組，准之；移住村已離縣境者，不准』（答三一。『行動』八卷十期。按：這是回答以下的問題：『移駐他村他縣人民，願回村編組，應否照准？』）。



上述的一切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那一切告訴了我們：閻錫山在那裡建立新式農奴制度：閻氏明明白提出他的農奴制度的名稱，叫做「屬地主義」。根據他這個屬地主義，農民獨立的人格變成份地的人格了。農民的自由經濟完全被取消了。這是超越古今極端反動的、軍事的、官僚的國家農奴制度。因為他這種農奴制度是以隸屬於軍事和官僚的直接控制為其特徵的。閻氏的確不愧是從前俄國沙皇實行「份地」制度的高門弟子，而且青出於藍了。根據閻氏的計算，他這個份地制度實行了以後，第一，「打仗的人多，可以保社會的安寧」。閻氏所以要「打仗的人多」，並不是為着抗日，而是為着「保社會的安寧」。所謂「社會」，就是他這個新農奴制度社會。第二，「種地的人多，可以保社會有飯吃」，閻氏所以要「種地的人多」並不是為着發展農民生產，而是使他這批新農奴主們可以繳獲更多的糧食（以上引文，見「行動」八卷十一期）。據閻氏看來，如此就可高枕無憂了。你看他這末得意地說：

「此次我們實行兵農合一，等於把家裡堆的一堆錢，拿串子一串一串的串起來，不但是好處理，而且好使用。也等於百川總匯於海。所以今後政治上的管理也好管理了，

並且我想大家也一定可以感到今後在努力上有了目標。『兵農合一等於手掌，組（組織）政（政治）軍（軍事）教（教育）經（經濟）等於五個指頭，手掌作了五個指頭的根據，就可掌握運用屈伸自如，我們深信將來一定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一切復興上的工作統有了着落』（三月二十六日，朝會講話，『革命行動』九卷八期）。

閻氏把農民當成錢貨，份地當成串子，拿份地把農民『一串一串的串起來』，就以為『不只好處理而且好使用』了。這樣，就不怕他們不『拿出錢來人來』，而且『必須拿出錢來人來』（閻氏的話，『革命行動』八卷九期），也即是必須讓他拿出糧來，拿出命來，否則就取消了他的份地，不給全家生活。中國古代封建制度，還有『罪不及妻孥』的，但在閻氏制度下，那就是懲罰一人，餓死全家了。既不怕人民不拿錢來拿命來，當然他之『組、政、軍、教、經』也就有了辦法，可以把人民耍弄自如了，這就是他的所謂『定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而據他自己看來，復興他在山西的私人政權的工作，因此也就『統有了着落』。

閻氏不缺×拿命來，當然對於農民採取『一串一串的串起來』的辦法，對於整個社

會人等，他都準備這樣的做法。比如，他對於『編餘商官』（即他那裡原來做生意的一些公務員）就這樣規定：『如果原籍係我政權能達到之村莊，而又能實行其編制者，准其按規定找保返回原籍，否則不准，並不得到其他省份另謀工作』（『革命行動』九卷三期）。你看！連他編餘的部屬，謀生和遷居他省的自由也都被剝奪了。閻氏說：『不經許可的不准私自工作』。『工作上不依規定的，即奪其工作之權，發定期乞食證，使他改悔』。『拿上他的生活來管理了他，使他不敢犯罪，再拿上奪工作權來懲處他，使他犯罪以後，必須改悔；不改悔，無生活』（閻氏與高級幹部談話。『革命行動』十卷一期）。就是說：凡是不服從閻氏的規定的，都要被褫奪工作權；不服從閻氏的命令的，都叫做犯罪，犯罪不改悔，就無生活。我們過去只聽說有『褫奪公民權』，閻氏竟創造出『褫奪工作權』了。這是軍事官僚直接控制的工作與生活的連坐法。閻氏正是要把農奴制度實施到全社會上的。這也是不足怪的，閻氏所統治的社會既然是建立在農村封建份地為基礎的新農奴制度上，那末，這種新農奴制度就會反映到他們所統治的各個角落上去了。

閻氏聽了我們的話或許是要生氣的，他一定要說他這個「兵農合一」制度是「實現了勞事合一，取消了剝削制度，執行了收負合一，取消了負擔的不合理和不公道」（見閻氏：「徹底實行兵農合一」），是實行「按勞分配」呀，是實行「農業社會主義」呀，怎樣會是新農奴制度呢？

是的，閻氏不是對記者們說嗎？他那個土地制度是「不收人的糧」的。不幸，他却還說有「使人負擔」這幾個字。偏偏不幸的，就是有這末幾個字。按照前面所引閻錫山自己公開承認的數目（不幸的，這個數字却又是絕對不可靠的，因為太少了）來說吧：他所規定的田賦征賦，攤派和地租已佔了農民全產量「百分之三十五」，除此以外，還有所謂優待糧花等等。這些當然是「使人負擔」。可是，照閻氏的特別選擇看來，這樣「使人負擔」却是「不收人的糧」的，所以，「不收人的糧」也就是「使人負擔」。同時，閻氏的話又是有道理的，因為「百分之三十五」的掠奪，照閻氏看來，是輕得太不成事體了，假如事實真的是這樣，那豈不是要算得是「不收人的糧」了嗎？

必須把實際的掠奪和閻氏口中的掠奪，分別清楚，而且那裡的實際掠奪的數目，也

還不必要我們親自去調查，只從閻氏所辦的『革命行動』刊物上，也可以知道了。且看閻氏自己幹部的報告吧：

『孝義一二兩區，據城東數村指導員稱：該村土地每畝產量最高者小麥一官石二斗，最低者四官斗，平均約為八官斗，每畝糧銀為九分四厘，假定每份地六十畝，共計糧銀五兩六錢四分，應納地租、田賦、隨賦負擔，及調節全糧麥或米一官石，每兩七石三斗，每份地四十一石一斗七升二合，再加每份地飼料（按：這也是對閻氏政府負擔之一）三石三斗，種子一石九斗五升，共計四十六石四斗二升二合。按平均產量八斗，每份地可收糧四十八石，僅可餘一石五斗七升八合。假定每份地為八十畝，可純餘三石二斗，假定每份地為一百畝，可純餘四石八斗三升，如每畝產量以平均一石計算，則每份地八十畝，方可純餘十九石二斗，惟人民多不承認一石之產量為恰當。』（六八問。『行動』九卷五期一六頁）

大家看！這並不是什麼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根據這裡實際的數目，農民被掠奪去的，一般竟達全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包括飼料在內，竟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優待

糧花還不算在裡面。按照閻氏的規定，每份地除了生產成本外，『純餘』是百分之五十，但根據這個報告：六十畝地的『純餘』僅可佔全產量的百分之三；八十畝地的，僅可『純餘』百分之五；一百畝地的，僅可『純餘』百分之六。絕大部分的收穫量都到那裡去了呢？都到閻錫山私人政權的倉庫中去了。但是，閻錫山說：這就是『不收人的糧』的『按勞分配』！這就是『勞動結果歸勞動者享有』！

閻錫山於上述報告的回答，是，他的幹部這種報告並不可靠。可是，在上述同一個地區，同時還有提出同樣的問題的，並且還是載在他的『革命行動』同一期上面。那裡說：

『孝義一二兩區各村糧銀每畝九分四厘，計每份八十畝，共有糧銀七兩五錢二分，除過負擔外，純餘不過二十官石，按去年實際產量，尚不够負擔』（六五問）。

閻錫山的回答，又是認為不可靠，認為這種報告不過是他們『做了偽裝份子精神俘虜以後的一個表現』。奇怪的，閻錫山的下級幹部的報告，竟然有那末多的報告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却只有閻錫山自己的腦筋。奇怪的，閻錫山下級幹部報告的不可靠，却

是因為這些報告是從下面反映來的，所以就問閻錫山上面的計劃不相符合；而閻錫山自己腦筋的可靠，正是因為他的腦筋是由「古人」來的，所以就問閻錫山的計劃完全相符合。閻錫山說：「古人九分四厘銀子的地，應該是能打一石八斗的產量，至多三十畝，就够一份。」現在每份地到了八十畝，竟說是「實際產量尚不能負擔」，你想：閻錫山怎麼會不冒火呢？

還有一個地方的下級幹部，也向閻氏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新絳縣劉建莊、永豐莊、中蘇村、南蘇村等村，地質特劣，各村土地，每畝產量均不足小麥三斗，而糧銀每畝均在一錢左右，每年收益，除田賦外，再無餘糧……」（二三八問。「行動」三卷十期）。

閻錫山照例回答：「按古人定糧，一錢糧銀的地，普通產量在兩石左右，該村等爲什麼原因，成了如此情形。」就算他所說的「古人」是真實的吧，但閻錫山竟聰明絕頂到這樣：連農村土地生產力經過了他政權下二三十年的掠奪已經極端衰落下去，農民又無生產積極性，他都絲毫不知道。就是這樣，所以他那些「妙絕人寰」的、「其味無窮

的、花樣翻新的所謂「學說」也就從這裡產生出來了。閻錫山的妙處，就是他有一副古人腦筋，於是自然地從這裡流出了許多古怪東西來。

閻錫山似乎也知道「土地有好壞」的，所以，他把份地分成了七等二十一級。但他對於「好地種的畝數少了，用的人工少，種籽少，收的糧食多；壞地種的畝數多，用的人工多，種籽多，收的糧食少」（雖然「劃分份地實施大綱」是這麼寫的）這類事情，却又似乎經常忘記了，特別是在要糧的計劃上和要糧的行動上忘記了。按照他告人：從一等一級地的每份地三十畝起推到七等二十一級，增加到一百五十畝的每份地。就使是這樣，由三十畝的份地到一百五十畝的份地，所要費的人工、種籽、肥料，其間的差別已經是很大了。但情形還有更怪的。看下面的一個報告：

「大寧道教編村反映：所屬十三閭，地廣人稀，地質較其他處壞，每畝年產量，多為一易（即歇一年再種）二易（即歇二年再種）地，每份地約有三四百畝，需手工較多，人少了，種不了，況該處水質太壞（俗稱拐流水），人在幼時吃了，不長高，僅發胖，漸變成矮子，高有三四尺，體力甚弱，每份不下三四百畝，如何耕種？」（三零七閭



『行動』九卷十二期)。

可見份地竟有多至三四百畝的。這種畝數多的壞份地，事實上都是分給那最窮苦的農民耕種的。閻氏計算這樣多的畝數也可以有『五十石至六十石之間』的收穫量，因而他所給的負擔，也可以和那些前三十畝地的份地的，同樣徵收。至於種畝數很多的份地需要花費更多的人工、種籽等等，是都不放在閻氏的算盤之內的，因為在閻氏看來，這些對他都是沒有關係的，對他有關係的，只是各份的地同量負擔罷了。同樣地，在各村之間的土地好壞，因而影響到人工、成本和收穫量等等，或者有的村種地的人少了，種的地也少了，收穫量也因此更少了，這些對他也都是沒有關係的，對他有關係的，也只是各村的『均糧』（依照該村舊定的糧銀收糧）罷了。因此，這裡就又有閻錫山式的特別『公道』：『田賦負擔則懸殊甚大』。『份地畝數太多，耕作小組既種不了，負擔又感太重』（一五五問）。『份地多，糧銀重，負擔重』（二七二問）。『一樣產量的份地，甲村與乙村負擔不一』（八三問。以上見『革命行動』各期)。因此，這又值得閻氏自誇了：『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閻錫山治下的『人』，性情特

別不同，他們是『同情』於『糧銀重，負擔重』的。

可是，『同情』，閻氏自己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的。巧妙的說法也好，不巧妙的說法也好，實際的事情，總是那麼樣的。閻氏也知道這種什麼每份地除負擔和生產成本外可『純餘』二十石，實在是不能騙人太久，即是不『能得到人的同情』；所以後來在他那裡對老百姓說話，就不能不逐步減去其虛構的數量。有一回，他說：『總也教他能盡得到十五石糧食』（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革命行動』八卷九期），少了五石了。又一回，他說：『亦可得純收穫量十石』（三十三年二月，『革命行動』九卷二期），少了十石了。再過些日子，說不定還要減下來。這樣，閻錫山自己的古人腦筋，和他下級幹部的『不可靠』的報告，豈不有些接近起來了嗎？但是人們儘可放心，閻錫山決不會和他下級幹部一樣，說什麼『尚不够負擔』的，繼續撒謊是必然的。語不欺人死不休，是中國一切腐敗統治者的道德，一有機會，他還是要盡量欺騙。這回他不是利用了記者團對當地情況的隔膜，就大施其騙技嗎？

中國農民大眾從來受舊統治者橫逆殘暴掠奪，以致失掉大部農產物，他們只好被迫

得去利用一些農餘的時間，從事各種副業，以延續其牛馬不如的生命。但是，在閻氏那裡，不僅如上述的那樣無情掠奪農民絕大部份的糧食，而且無情掠奪農民全部農餘的時間，叫做『義務勞役』，『定爲每人每日不得超過（好慈悲呀！）四小時，全年至多（好仁惠呀！）以百二十日爲限』（見『兵農合一施政綱領』）。即是說，除了當常備兵的不算外，農民還要以全年三分之一的時間爲閻氏這個新農奴政權作『義務的勞役』。連不能領份地的『役齡婦女，每日也須要服四小時的義務勞動』（『行動』十卷九期）。同時不准農民從事其他的職業，並以取消他的份地爲恐嚇，使他不敢離開土地。這樣，絕大部份的租稅掠奪，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勞役掠奪，又不准農民從事他業，三者夾攻，真是使得農民走頭無路了，這就是他的超越古今的極端反動性，他的統治基礎也就非常『鞏固』了。

閻氏拿了以這個『盡甜無辣』和『不收人的糧』的土地政策（即佔有農民全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和每日四小時——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義務勞役），來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作比較，說共產黨『對勞動者先甜後辣』，『與人土地』又『收人的糧』。

寫到這裡，只好簡單地插一筆說一說我們這裡的事情。

不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有人民交公糧而政府收公糧這件事。但

我們這裡的人民對共產黨領導的三三制政府的看法，和閻錫山那裡的人民對閻錫山私人政府的看法却不相同。首先，人民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交納公糧，是交給自己的政府和軍隊爲着抗日、救國、救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交糧是爲老百姓自己的利益，是爲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其次，各根據地都實行了減租減息，農民從地主那裡大大減輕了負擔，這在國民黨區域及閻氏區域都不肯實行的。又其次，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收糧是在從儘可能減輕人民負擔出發的。在戰事條件或環境困難的時候，收糧多些，但只要情況稍好，不需要多的糧，收糧就減少了。政府又盡量發展公家生產，發動軍隊自己生產，發動機關學校自己生產，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又其次，黨政軍盡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變工廠和合作社的組織大大提高了生產力，邊區『耕三餘一』的任務，兩年就可完成，人民達到了真正的豐衣足食。支差動員，盡量減少，會也少開，『不違農時』定爲政策之一。在這種種條件下，一方面，人民生活逐年改善；另一方面，糧稅負擔逐年減輕。

現在邊區全體人民負擔平均不過佔其全收入的百分之十四，而且全人口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因為他們比較窮苦根本免稅。但照閻氏的說法，這就叫做『先甜後辣』，又叫做『給人土地又收人的糧』。照閻氏的想法，以為農民恰恰『同情』他所給的那百分之八十六以上負擔和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義務勞役，以及那不許改業的囚籠制度，反而不同情共產黨所給的這個百分之十四的負擔和豐衣足食的生活。照他看來，農民不會同情自己的解放，却反而『同情』自己的被壓迫掠奪，這真是十足農奴主的觀點。閻氏獨家出版的政治詞典中所載詞彙，沒有一條與世人相同，這也名之曰『學說』，豈不令人作嘔三日！

請看看閻氏怎樣在吹噓他這個新農奴制度。他說：

『去年各縣歡迎新戰士入營時，新戰士都是踴躍前往，入營壯丁及其家屬都是十分欣愉，毫無痛苦表現。今年劃分份地時，中陽留譽村的人民說：「我們沒福修下好老子，可是我們今天修下個好長官，給我們自己一份大家產，也就如同自己的好老子；修下好老子，只能養活我們自己，修下個好長官，能養活全村全縣人」。所以兵農合一的制度下，不但沒有逃丁，逃兵，及綑綁入營等病象，反而能使人人歡迎，人人興奮，做到

打仗人多，種地人多，鞏固了國防力量，擴展了勞動生產，實現了勞享合一，取消了削現象，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閻錫山：『徹底實行兵農合一』）他又對那裡的民衆說：

『你們看看，到那裡當老百姓，能得到這個便宜？到那個隊伍裡當戰士，能受這子優待？』（『革命行動』九卷十一期）

啊！啊！阿彌陀佛！不知道山西的老百姓有了幾生幾世的積德，修下了這末一個長官！

可是，我翻閱了閻氏那裡出版的各種東西，除了閻長官這樣自己稱讚自己外，也沒有再看到對閻長官更加歌功頌德的文章了，這又作如何解呢？

可是，像我們這些還沒有懂到閻氏的『真理』，或還沒有被閻氏『真理』所『戰勝』的人們，要發生點問題來了。

問題一：既然『兵農合一』是像家所說的『人人歡迎，人人興奮』，為什麼『國民兵』竟然『有不願意領種份地者』呢？（『革命行動』九卷九期，二一七問）

問題二：爲什麼「各村國民兵，有向村公所請求，自己願意設法交納優待糧花，不願意領種份地」呢？注意「各村」二字。（見「革命行動」七卷五期，五六問）

問題三：爲什麼「國民兵已有因生活所迫携家到他處謀生者」呢？（「行動」九卷十一期，二六五問）

問題四：爲什麼很多地方「發生的現象，人民秘密合謀劃分份地，表面上應付政府，將來仍各自種自己的地，明分暗不分」，需要你去「打擊」呢？（見「行動」九卷十二期，三一二問及其他閻氏文件。）

問題五：爲什麼「耕作小組之編成，因助耕人之勞動能力大小不一，耕作技術優劣不一，並與主耕人立場不同，領受份地後，雖加強政治管理，合夥耕種，亦不如樂於自動耕種收穫大」呢？（見「行動」九卷五期，六六問）

問題六：爲什麼有「國民兵，因聽說劃分份地，令國民兵領種，該兵恐種不了逃跑」呢？（見「行動」九卷十二期，三零七問）

問題七：既然你說：「當國民兵的有地種，且是很大的一份家產」，爲什麼「國民

兵領種份地，有頂替情事』不要你這份大家產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二一問）

問題八：既然你說：『過去在役齡之內的，總是說自己不及齡或逾齡，想逃兵役的義務，今日是十七歲以下的想充十八歲以上的，四十八歲以上的也想充四十七歲以下的，爲的是充常備兵可以受大的優待，當國民兵可以領一大份家產』（『行動』八卷十一期二頁）爲什麼你又會『感到瞞齡的太多』，希望發覺之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零六答）爲什麼在一個編村就發現出隱瞞年齡的，有那末多呢？（『行動』八卷九期三十七頁）

問題九：既然你說：『這次實行兵農合一的結果，常備兵入營，歡欣踴躍，盛況空前，他的好處，真有意想不到的』（『行動』八卷十一期六頁）爲什麼往軍隊送時，竟會『有許多人是哭叫着』呢？（『行動』九卷四期）

問題十：爲什麼你說：『今天我們優待糧花的戰士，可以說兩個半上將不抵他一個』，而你竟然會聽說到有『個編村，有五六個編了組以後潛逃了的』呢？（『行動』九卷十一期十一頁）你說這是『太糊塗』，爲什麼糊塗的竟有那麼多，有的『新入營潛逃』



的常備兵」竟然就這麼說：『把我補到那裡我也要潛逃』呢？（『行動』九卷四期）

問題十一：既然你說當了晉綏軍是那末幸福，爲什麼你那裡『多數幹部反映，部隊派飯吃糠，情緒異常不好』，『部隊已到瓦解的危險境界』呢？注意：這是『多數幹部反映』，這又是『已到瓦解的危險境界』呵！（『行動』九卷七期封面）

問題還可提出很多，但不在這裡佔篇幅了。要知道，這些問題都還只是根據幾期閻氏的官報提出來的，如果到閻氏統治下的民間去調查一番，那就担保可以提得出千萬個問題來。根據上述閻氏的制度，我們可以斷定：這裡所提的各種現象，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行政上個別錯誤所引起的，而正是閻氏所建立的制度的必然結果。在那種制度下，這種現象必然逐步表現出來，而且會日益大量表現出來。

總之，實際的情況和閻氏的『巧妙說法』不一樣。那裡並沒有什麼『按勞分配』，而僅僅是『按勞掠奪』或『按人掠奪』。老百姓不同意這種『按勞掠奪』的，就被看成『叛逆』；閻氏幹部對於這種『按勞掠奪』提出疑問的，就被閻氏看成『做了偽裝份子的精神俘虜』。那裡『對勞動者既公道又適情，所以人人樂意勞動』（『行動』九卷六

期封面)，但却是只准許在閻錫山一個人面前公道，爲閻錫山氏一個人適情，只准許「人人樂意」閻錫山的農奴式勞動。

閻錫山說：『劃分份地是實行按勞分配』（『行動』九卷八期六頁）。是的，這種份地制度，的確是把閻氏所謂『按勞分配』的真相切切實實地說明了。自從九一八前夜，閻氏躲在日本帝國主義租借地的大連，發明了一種什麼叫做『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的『學說』，隨後又在一九三五年河北事件之後把它公開以來，若干人士，對於這個以『拳拳爲利』、『投機取巧』著名的老軍閥，山西的大財主忽然以『發明學說』叫囂於世，不無覺得一些驚奇，雖然隨後又會覺得可笑，這位以當軍閥和官僚起家的大財主，對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學說，雖則毫無所知，連書都沒有看過，但不知道在那一天他忽然聽人家說過：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認爲共產主義包含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即是按勞動分配）；第二階段才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第一階段叫做社會主義，如衆所週知，是在蘇聯早已實現了，並且在蘇聯斯大林憲法上寫上了『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幾個大字的。閻錫山知道了這末一件事之後

，想了一會，竟心血來潮，靈機一動：啊！有了，雖然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主張先實行『按勞分配』，後實行『按需分配』，但我可以偷竊他的『按勞分配』名稱，算是我自己的發明，又栽誣他的『按需分配』，叫人駭怕，這樣，我反共就有本錢，馬克思主義就此可打倒了。於是他白晝見鬼，著書立說了：『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把勞動者的勞動結果，全拿上走了』（『行動』九卷六期封面）。『這是勞動人情中人人不樂為的，必須強制，強制的最後方法是殺人，這收勞動者勞動結果，是繼續不斷天天要做的，就是欲貫徹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天的殺人』（閻氏『言論選集』二輯二三頁）。『這遺於人類的禍害，可就太大了』（閻氏『言論輯要』八冊五四頁）。而他呢？『按勞分配』從此就是他的『發明』。又從此他就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批評者』自居了。世界上當面撒謊，頑鈍無恥的事，竟也有這樣的。我們生當這個無綫電發達的世界，每天聽到各種外國新聞，感覺快樂；但是外國人究竟沒有中國人幸福，如像閻先生這種『天天殺人』的土新聞，外國人怎麼聽得到呢？

但是也毫不奇怪。按照閻先生的哲學：『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

壞，這叫做鬥爭」。他「批評」共產主義，是屬於「別人如何壞」一方面，下面還有另一方面。

他說他這個制度，既「合乎公道」，又「合乎人情」，又「適於生產」，是「無一人行不通，故可以永久不變」。他說：

「井田之制，行之三代，大同之說，倡於孔子；後世學者亦多欲復井田意義之制度，惜有是志而無是力，不能見諸事實。假使有是志者得改造之大權，則「按勞分配」之制度，早實現於中國矣。」（『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六二頁）。

「吾國今日改革經濟制度說者多謂應取法西歐，此實為民族失却自信力之表徵……吾觀井田意義之制度，既公道而能永久，大同理想之學說，復超越乎古今，倘吾人本其意義及其遺教，發揮光大，規定制度，使適合今日之實際，則所謂經濟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正非特可以救中國，抑且可以救世界也。」（同上，七五頁）

閻氏的「按勞分配」，是以軍事方法，恢復中國古代「井田制」為目的。就這點上說來，他的主義是一種軍事的封建社會主義。他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就是這末一

種軍事封建的社會主義。他想：他「既有是志」，又「得大權」，實現就該沒有問題了。果然，近年他和日寇實行和平共居之後，竟實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現代井田」，他說：

「我們中國古代就有井田制度，這制度實為歷史上之至寶。歷代的多少聖賢豪傑力謀恢復這個井田制度，都是經過多少次的考慮，始終都不敢提出來實行，孟子也曾經極力提倡恢復井田制度，但後來也沒有得到實現。在共產主義者，恐怕出現了更比他好的主義，故意的說「中國古代並沒有井田制度，那是孟子造謠的話」。大家應知井田不是單純不剝削的土地制度問題，實際是個兵農合一，勞享合一，收負合一多方面的公道完善制度。……今天的兵農合一，就是現代的井田」（閻錫山「在份地會議上的重要訓話」）。

說來好笑：閻錫山竟然以為我們怕井田主義比現在共產主義更好，所以故意否認中國在古代有個井田制度。據我所知：懷疑孟子關於井田制度的描寫的，先是一些自由主義的學者。至於「現在共產主義者」，倒是老早就發現了、承認了原始農村公社的存在

四二

，並且在封建社會中，仍有它的遺留（在封建社會中，農村公社的遺留，對於地主的束縛農民在土地上是有益的），而中國歷來所傳說下來的井田制度，則不過是這種原始農村公社的反映（雖則有些主觀）。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農村公社日趨瓦解，一去而不可復返。這是閻氏所謂『歷代的多少聖賢豪傑』和孟子等等主觀上想恢復而事實上不可能的真實原因。可怪的，據閻氏說：這種井田制度『既公道而能永久』，『合乎公道』、『合乎人情』、『適於生產』，爲什麼後來又不能存在呢？爲什麼歷來『聖賢豪傑要恢復者又不能恢復起來』呢？閻氏本來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他的哲學是『不問「是什麼」最後有個不可知，即「爲什麼」最後也有個不可知』（『物產証券與按勞分配』四五頁），他在這裡也只得用『最後不可知』來答覆了。但閻氏既然以爲『最後不可知』，爲什麼又能知道他的井田制度和他的『按勞分配』是『可以永久不變』的制度呢？

我們共產黨人是以人民的利益爲自己的利益的。如果真如閻錫山所說，有什麼別的主義比我們主義『更好』，那末，我們爲什麼要排斥它呢？事實絕對不在這裡。事實證

明：現代共產主義是最好的科學，最能造福於人類的科學，並沒有什麼主義比它「更好」。閻氏是反歷史主義者，只看到過去，迴避已死了的骸骨。而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主義者，不但知道過去，而且爲人類現在的幸福戰鬥，更爲人類將來的幸福戰鬥。中國歷史發展到現在，社會發展到現在，古代井田是不可能再來了，就是閻錫山式的「現代井田」也必然很快死亡的。現在的中國正需要大大發展生產力，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而現在階段發展經濟的道路，正如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所實行的毛澤東政策，必須是經過農民的解放，經過經濟上、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也即是要建立以解放農民爲基礎的、以發展大衆經濟和大衆幸福爲目標的新式自由經營、新式自由勞動和新式自由市場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這也即是把農民變大，把生產變大。而閻錫山的「現代井田」，却是以束縛農民爲基礎的、以破壞大衆經濟和大衆幸福爲目標的反自由經營、反自由勞動、和反自由市場的新農奴主義——新鎖村主義的經濟制度，這也即是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這是幾千年前的古董，死屍，一點生命方也沒有了的。它是阻止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歷史註定了它要很快地死亡。

四四

閻氏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一點，在那裡假使有介事地咒詛着資本主義，但他是從恢復過去封建農奴制度的『光榮』，去咒詛資本主義的。其次，他又是文不對題地去咒詛資本主義，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的主要危機還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却是生產不足的危機；而這種生產不足的危機，正是由於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而來的。現在中國人民所遇到的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的痛苦，却遠大於所遇到的資本主義壓迫的痛苦。現在中國類似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對於德國所說過的：

『……：德國是像西歐大陸各國一樣，不僅受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苦，而且受資本主義生產不發達的苦。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種種痛苦，還有許多舊傳的痛苦，壓迫着我們。這舊傳的痛苦，是古代生產方法依然殘存的結果，而這種古代生產方法的殘存，自然引起這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我們不僅吃生者的虧，且吃死者的虧。死者叫生者煩惱。』（『資本論』一卷初版序）

又類似列寧在一九零五年對於俄國所說過的：



『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度裡面，工人階級感受資本主義的痛苦，還遠不如它所感受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的痛苦。因此，工人階級絕對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當滅國內一切障礙資本主義普遍、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於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兩個策略』）

我們是科學共產主義者，正因此，我們承認資本主義之一定的歷史進步性，承認自由商品經濟之一定的歷史進步性，這種經濟，比起封建買辦經濟，發展起龐大的社會生產力，生長起最新型的社會勢力，作為推動歷史繼續逐步前進，走向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最新社會的偉大動力。但閻氏和其一型，如『中國之命運』一書所代表的人們，則完全相反；他們完全否認了這種自由經濟的進步性，而只歌頌過去的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他們否認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如閻氏之流，則主張封建的分地經濟，鎖村經濟。雖則閻氏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主張互通有無，使『需供各得其利』的『交換經濟』，而反對『封鎖經濟』（見閻氏『中日經濟提攜問題』，『言論輯要』九冊），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自由市場（也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市場），閻氏

對於人民則主張相反的東西。現在在他統制的地區，竟要人爲地取消了自由商業。他的井田主義正是『小國寡民』『死徒無出鄉』的鎖村主義，而用軍事方法來約束它。他的『社會主義』就是鎖村的軍事封建社會主義。這種軍事封建社會主義，不過是上述軍事的官僚的國家農奴制度的別名罷了。這完全是反動的東西。不錯，閻錫山也主張辦工廠，但一方面他仍主張村是經濟單位，另一方面他又是主張以今日在營的常備兵或輪到的常備兵去担任工廠的勞動，換句話說，他主張的工廠不是建立在自由勞動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自由勞動之上的。這種不自由勞動又正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

這裡要稍爲說一下閻錫山的物產證券。因爲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他這個奇論提出過批評，並批評得很好，特別是關於貨幣發展史方面，所以我們在這裡不準備多說，只說一點事實罷了。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政府公佈法幣制度，停止兌換現洋以後，閻錫山旋即在山西成立『實物準備庫』，打算『以省鈔向人民購買長餘的物產。……增

發省鈔，發出省鈔一元，即收回一元的貨物』（二十五年二月，閻氏關於「實物準備庫成立的動機和辦法」）。『人民拿值一元的貨物到準備庫裡可以換得一元省鈔，庫中收了若干貨才發出若干鈔票去，有一元的省鈔發出，庫中就有一元的貨做準備，所以可稱為準備十足』（閻氏『為設立實物準備庫事告山西商民書』）。這是實物準備庫的『買進』。賣出呢？『又規定賣物價格，只准（？）至多按成本加千分之三十五的手續費』。『準備庫往出賣物，只准（？）按原來買入時成本加千分之三十五的運輸費和手續費，如此，人民照原價略加高一點向準備庫購買……』。『虧閻氏說得周到：人民可用實物向他換省鈔，但却不能用同量的省鈔去向他換回同量的實物。當然，這裡所說要增加的數目字，還是謙卑得很。』

事實上各種貨物從人民的手裡拿到政府物庫中去，將是不能再從政府物庫中轉到人民的手裡的。據閻氏說：『就政府方面說，實行這個實物準備庫的辦法，不但無利可賺，而且還是賠錢，因為準備庫為換回貨幣、活動金融起見，不能不將本省貨物運到外省去賣，要想這樣做，有時就非賠錢去出售不可……故實物準備庫成立以後，政府在

財政上須增加一筆支出，這是政府新的痛苦。」（以上所引，均見前面兩文件，閻氏言論輯要『九冊』）看！好慈悲好苦痛的閻氏政府呵！實際上沒收了人民的物產，而了他一條沒收的收據，閻氏自己這末說：『物產證券是收貨發券，等於百貨的價值收，有貨多少可以開多少收條』（『言論輯要』八冊八十一頁），但把這沒收來的物產外拋賣，換回貨幣，大發其財時，却又算是賠錢了。賠給了誰呢？那只有天知道了。就是閻氏『物產證券』的實際秘密。但是：大概山西人民那時還沒有感謝他這個『政府的痛苦』，而竟加以抵制，所以就不見下文了。

按照閻氏所說：『農工商生活這樣不安全的原因，是大洋貨幣制度造成的。』（『言論輯要』八十頁）而閻氏的『物產證券』，按閻氏本來所規定：是經過政府『賦予貨幣資格』，『其尺度單位仍沿用已往貨幣七錢二分之銀元單位，其名稱仍應稱爲元、角、分、厘』（『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十一頁）。那末，自從實行法幣制度、停止大洋兌換以來，可以說：你的主張業已實現了。但爲什麼在你及你的同類者所統治的區域，農工商生活的不安，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沒有減少，而且還在繼續大大增高，那末你的

「偉大學說」的「偉大」却到那裡去了呢？

閻氏關於「物產證券」根本思想，是從利用小生產者對於市場的隔絕，他便於便宜佔取和壟斷他們的剩餘生產品而出發的。就是說：閻氏的「物產證券」不過是向人民強制徵發的一種形式。自從實行了「兵農合一」，已經那樣掠奪了直接生產者的大部生產品，又迫令他們每年做三分之一的「義務勞役」，那末，似乎可再掠奪的東西已不多了。因此，閻氏說：「兵農合一的實行，可以說是超過了物產證券的效用」。……物產證券如禹之治水，能行其所無事；兵農合一根本將水源堵塞了，當然用不着治水了」（『行動』九卷八期二頁）。他是想說：經過「兵農合一」，已把人民的物產直接徵發得那末澈底，似乎已用不着那種作為徵發人民物產的工具的「物產證券」。但是，事實上，他那裡還有一種所謂「合作券」。這種合作券，在閻氏官家拿來對人民時，拿來向農民購買「餘糧」、向手工業者購買生產品、向農家婦女購買手工業品時，是「實物證券」。但人民拿去對閻氏官家時，却不准當實物了。比如：人民要用合作券交優待糧花去佔用份地，是不被允許的，交糧更不必說。（按：有人問：「受優待人可否以合作券

向民調處買糧？」「應出優待糧花，是否仍交合作券？」閻氏答：「可以產品換糧花，仍應交糧花現品。」（『行動』，十卷八期）。對於可否以合作券向民調處——即閻氏官辦徵購人民糧食的所謂『民食調節處』——買糧，閻氏就予以回答了。）只要人民那裡還有可絞榨的東西，閻氏是不會放鬆一手的。

閻氏所從事堵塞人民的水源，是不能終久堵住的，一旦人民的大水橫決出來，看你閻錫山要怎樣呢？

總的看來，閻氏的『經濟思想』，本來是山西落後農業經濟和小生產經濟在代表大地主大壟斷商人這個統治集團中的反映，他的出發點就是在於鞏固這個代表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軍事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他的『兵農合一』乃是利用抗日戰爭的條件，在最落後的經濟地區，那裡自然經濟和家長制經濟原來盛行，加上地多人少，而進行的。以閻氏為大家長的這個山西老軍事官僚統治集團，在抗戰的烽火中，企圖維持自己從前竊得來的統治權，一方面，『親日亦未嘗無益』，另一方面，必須向人民要糧要命，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計劃。這個計劃，把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某些利益轉移到這

軍事官僚統治集團手中（如地租的某一定部份由地主之手轉移到閻氏這軍事官僚統治集團之手；大商業壟斷由某些個人之手轉移到集團之手），正是爲的便利對於人民的統治，便利掠奪直接生產者，並便利犧牲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屈服他們來服從這個統治集團。同時，這又是由於大地主大壟斷商人自身及其家庭屬員，大部分都加入了這個軍事官僚的統治集團，成爲這個統治集團各級大大小小的份子，充當其中各級軍事官僚機構的大大小的首長或人員，所以，某些利益轉移到這個統治集團手裡，就等於又轉移到自己的手裡，而這種轉移，可以使他們對人民統治權更加集中，正如閻錫山自己所說，對於他們是有很大好處的。但是，經過閻氏這種苦心經營，施行未久，連閻氏自己也有「好事多磨」（「行動」八卷十一期）之感了。這種違反歷史、違反人心的措施，雖則閻氏自己以爲「能在廣大農村的經濟基礎上，紮下堅固的基礎，這個力量是永久不能消滅的，也是永久不可戰勝的」（「行動」九卷二期），但歷史的發展必將很快使閻氏這種幻想化爲落花流水，那是完全可以預卜的了。

最好是由閻氏自己先來做些結論吧！

本年三月間，閻氏對他的下面幹部說：『我近來最感不快者，即兵農合一之下，營的新戰士逃的不少。』

本年七月間，閻氏又自己廣播說：『因各縣辦理兵農合一不力，損失我戰鬥員兩萬人。』

換句話說：閻氏實行『兵農合一』之後，不是如閻氏所說的打仗的人多，而是打仗的人少了。份地和鑽村要束縛農民，但是，農民却是要努力逃脫這個束縛。

閻氏不了解這種道理，他說：『兵農合一之下，不應該再有逃兵，如果有，是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因為潛逃了的，除已享受的優待糧花必須退出外，還得編組優待人，並且領不上份地，被捕獲後，服役無年限，不但自己無辦法，且連累的全家無活路，真太危險了！』可是：太陽終究是從東方上來，而不是從西方上來。你越要用各種辦法束縛『兵農』，而『兵農』却逃跑的越多越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個老子哲學，倒被閻錫山真忘記了。在閻氏的『兵農合一』之下，如果兵農不逃亡，那就不合理了，那真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了。如果大量逃亡，那就合理了，那恰是等於



太陽從東方上來了。

至於閻氏「取消商業」的結果又如何呢？閻氏是說他已「廢了公私商業」，事實他是想要廢除私人商業，官商却還是存在，並且更加集中在他做「局長」的山西省經管理局和各地官辦「合作社」之下吧了。但是，私人商業是否因為閻氏的「廢除」而存在呢？且看閻氏自己說的吧：

「我們某種物價比黑市還貴，這樣，你如何保證無黑市」呢？（「經濟動力」第一期）又：該刊載有「第二期經幹部訓合作部門對黑市問題討論總結」說：「定價不理」、「黑市比我們價低。」

這是說的什麼呢？這是說明了：閻氏官家商業（號為「合作社」）的官定壟斷價，是如何的高，私人商業所定的價格要低得多了。這又說明了：不管閻氏的官家是如何的在那裡「實行檢舉、突擊、保證做到無黑市」，「展開反黑市運動」，以求保證其估的價格，但人民則仍在「地下」冒險進行自由的貿易。那種人民反對閻氏官定高價壟斷價格，進行自由貿易的黑市，要算是進步的「黑市」。

閻氏說：「我們的新經濟制度是管理經濟」（「行動」十卷八期），也即是新農奴經濟的別名。但是山西人民究竟沒有被「管理」了，也「管理」不了。他這個「管理經濟」的必然破產，還有疑問的嗎？

閻氏自稱他這個經濟計劃是創造「公道森嚴的新社會」，這兩個字「森嚴」，使得我想起閻羅王主宰陰間地獄的「森羅殿」來：閻不過是把他那殘酷兇暴的陰間地獄轉化為人間地獄而已。但是覺醒中的山西人民必定會打碎他這個活閻王的森羅殿及其人間地獄，還有疑問的嗎？

### 三 閻錫山的「政治計劃」

第一個部份，我們曾經提到了閻錫山的政治企圖；在第二個部份，又用較長的篇幅論述了閻氏的經濟計劃及其實際措施，那末，他在政治上走的什麼道路，弄的什麼計劃，已經可以呼之欲出了。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二月，閻氏向晉綏軍官訓練團這末歌頌了希特勒。

「剛才我聽到報告：德國元首希特勒，最近在國會發表演說，向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我因此感到飛機式進步的國家進步之驚人。

「……最近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想說甚就是甚，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拉第以及美國的羅斯福的奔走和呼籲，可以說是都是爲了應付他們，這是什麼原因？就因爲他們有現代化國家的組織，有力量，進步的快，成了現代化的國家」『走上飛機式進步的路子』。（『言論選集』二輯）

你看！他是這末稱讚了希特勒、墨索里尼這兩個法西斯妖魔。他認爲希特勒『向全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這種瘋狂的侵略要求，是『驚人』的『飛機式進步』。他歌頌這兩個人類劊子手『說甚就是甚』。照他看來：法西斯的國家組織並不是最野蠻最橫暴的組織，而倒是『現代化的組織』了。法西斯並不是把他們的民族國家野蠻地拉向後退，而倒是『進步的快』了。在他『手諭』爲訓練縣區村幹部教材的『現代國家的國民』中，到處稱讚了德意日法西斯三個國家，比如，那裡說：『希特勒這次作戰，在德國國民的精神大部是拿上雪恥報仇去鼓吹民氣』。『德國的士兵及國社黨軍人，就沒有信

希特勒能打仗的，無論在如何的困難中，他總說希特勒有辦法，完全聽希特勒的指揮。『天津日租界有個「天津報社」，這裡邊立的十個大石碑，上邊刻的金字「日清戰役紀念碑」（甲午之戰），碑拿鐵線細石，這碑前有一池沙土，係給兒童玩沙設的一種遊戲，意思是讓日本小孩常時紀念留印象，每早初經過此門前的人，都要向碑的方向，脫帽鞠躬敬禮」。……諸如此類等等。對於侵略者毫無仇視的觀念，而且竟拿這些鼓勵法西斯侵略的東西去做教材，說這些東西就是『現代的國民』的模範，企圖在閻氏的統治下培養法西斯的奴才，對於日寇在我國領土內建立戰勝我國的紀念碑，不但不以爲恥，而且在那裡那末津津樂道，這就真不知是何心肝了。

意大利法西斯強盜的統治業已在去年坍塌，這對於閻錫山是不會不知道的。可是，縱使法西斯坍塌以後，他還是不放棄對它的歌頌。比如，今年二月十九日，他的『朝會訓話』，又這毫無恥的歌頌起來：『烏衣黨（按即黑衫黨）的黨員能人人保證意大利無盜案發生，且他們能下辛苦的藏在火車木箱中，破獲偷竊東西的人』（『行動』九卷六期）。閻氏是拿這些話去鼓勵他的所謂『革命團體』的『同志』的。法西斯本是世界上最

大的強盜，但在閻氏看來，法西斯竟是強盜的對頭了。在全世界民主勢力如日方中，西斯末日已臨的時候，閻氏不拿民主制度作模範去鼓勵他的「同志」，而却是繼續找法西斯去鼓勵他們，不正是證明閻氏始終一心一意地在追求他的法西斯制度嗎？

閻氏的「政治計劃」，完全是以法西斯為模範的政治計劃。他在那裡「建組織」的那一套，完全是抄襲法西斯的。閻氏那個掛「民族革命」之名，而由他自命為「會長」的所謂「民族革命同志會」，完全是侮辱民族革命、反民族革命的一種特殊法西斯組織。在那裡面，閻氏是具有絕對性和專斷一切的唯一獨裁者，那裡所採取的儀式，也完全是法西斯的儀式，例如：在閻氏統治地區，就有「集會及課堂中間稱會長時致敬之規定」。

「各種儀式之會議與群眾集會及課堂中，開第一次稱道×會長時，一律立正致敬，致敬畢，自行稍息，或坐下，若再開稱道時，可以整容致敬，不必立正」。

這些都是法西斯的鬼把戲。不僅如此，中國皇帝那一套把戲，閻錫山也用上了。例如，閻氏的言語或命令，都一律稱「諭」，他的部下見他就叫做「覲見」……等。你看！

儼然是一個偏安小朝廷（可憐！只有那末一點點小地方的芝蔴土皇帝！）的小皇帝了！

這個小獨裁者，爲着叫他的部下『等於臣子的身份』能够完全的受他控制，不敢『欺哄上級』，規定了具誓書自裁狀的辦法，如果沒有照狀上所寫的做，就勒令實行這種中世紀式與法西斯式的極野蠻的自裁，並且已有些人就這樣做了閻氏的羔羊。他甚至叫他的部下給他上誓書，說如果有人聽到譏諷『領袖』的話，就當場將他打死，不然，就須自裁。這真是專橫極了。他設置的特務網，不但層層地去監視人民，而且對他的幹部也是一層監視一層。照他自己對幹部們說：『……說到今天，我們組織的同志，人人是監督的，人人是密報你的。……你在工作上的一切言行，組織上統會很清晰的知道，敢斷你一點也瞞不了。大家要切實猛醒，不要作了監獄之門內殺場之路上的犧牲者，大家千萬再不敢糊塗了』（『行動』九卷十期）。另一方面，又用他的特務實行所謂『突擊人』，要使他統治下地區的一切人，個個納在他的控制之下。閻錫山對那種被『突擊』的人這樣說：『突擊你是爲你堵監獄之門，斷殺場之路。……這正如你將有失足墮崖的危險，有人預先來拉你，真是你的救命恩人……』（『行動』十卷一期）。由此可見

明：現代共產主義是最好的科學，最能造福於人類的科學，並沒有什麼主義比它『更好』。閻氏是反歷史主義者，只看到過去，迴避已死了的骸骨。而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主義者，不但知道過去，而且爲人類現在的幸福戰鬥，更爲人類將來的幸福戰鬥。中國歷史發展到現在，社會發展到現在，古代井田是不可能再來了，就是閻錫山式的『現代井田』也必然很快死亡的。現在的中國正需要大大發展生產力，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而現在階段發展經濟的道路，正如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所實行的毛澤東政策，必須是經過農民的解放，經過經濟上、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也即是要建立以解放農民爲基礎的、以發展大衆經濟和大衆幸福爲目標的新式自由經營、新式自由勞動和新式自由市場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這也即是把農民變大，把生產變大。而閻錫山的『現代井田』，却是以束縛農民爲基礎的、以破壞大衆經濟和大衆幸福爲目標的反自由經營、反自由勞動、和反自由市場的新農奴主義——新鎖村主義的經濟制度，這也即是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這是幾千年前的古董，死屍，一點生命力也沒有了的。它是阻止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歷史註定了它要很快地死亡。

四四

閻氏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一點，在那裡像煞有介事地咒詛着資本主義，但他是從恢復過去封建農奴制度的『光榮』，去咒詛資本主義的。其次，他『是又不對題地去咒詛資本主義，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的主要危機還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却是生產不足的危機；而這種生產不足的危機，正是由於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而來的。現在中國人民所遇到的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的痛苦，却遠大於所遇到的資本主義壓迫的痛苦。現在中國類似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對於德國所說過的：

『……德國是像西歐大陸各國一樣，不僅受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苦，而且受資本主義生產不發達的苦。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種種痛苦，還有許多舊傳的痛苦，壓迫着我們。這種舊傳的痛苦，是古代生產方法依然殘存的結果，而這種古代生產方法的殘存，自然引起種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我們不僅吃生者的虧，且吃死者的虧。死者叫生者煩惱。』（『資本論』一卷初版序）

又類似列寧在一九零五年對於俄國所說過的：



「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度裡面，工人階級感受資本主義的痛苦，還遠不如它所感受資本主義發展不修的痛苦。因此，工人階級絕對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國內一切障礙資本主義普遍、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於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兩個策略』）

我們是科學共產主義者，正因此，我們承認資本主義之一定的歷史進步性，承認自由商品經濟之一定的歷史進步性，這種經濟，比起封建買辦經濟，發展起龐大的社會生產力，生長起最新型的社會勢力，作為推動歷史繼續逐步前進，走向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最新社會的偉大動力。但閻氏和其一型，如『中國之命運』一書所代表的人們，則完全相反；他們完全否認了這種自由經濟的進步性，而只歌頌過去的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他們否認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如閻氏之流，則主張封建的分地經濟，鎖村經濟。雖則閻氏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主張互通有無，使『需供各得其利』的『交換經濟』，而反對『封鎖經濟』（見閻氏『中日經濟提攜問題』，『言論綱要』九冊），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自由市場（也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市場），閻氏

對於人民則主張相反的東西。現在在他統制的地區，竟要人爲地取消了自由商業。他的井田主義正是『小國寡民』『死徒無出鄉』的鎖村主義，而用軍事方法來約束它。他的『社會主義』就是鎖村的軍事封建社會主義。這種軍事封建社會主義，不過是上述軍事的官僚的國家農奴制度的別名罷了。這完全是反動的東西。不錯，閻錫山也主張辦工廠，但一方面他仍主張村是經濟單位，另一方面他又是主張以今日在營的常備兵或輪到的常備兵去擔任工廠的勞動，換句話說，他主張的工廠不是建立在自由勞動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自由勞動之上的。這種不自由勞動又正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

這裡要稍爲說一下閻錫山的物產證券。因爲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他這個奇論提出過批評，並批評得很好，特別是關於貨幣發展史方面，所以我們在這裡不準備多說，只說一點事實罷了。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政府公佈法幣制度，停止兌換現洋以後，閻錫山旋即在山西成立『實物準備庫』，打算『以省鈔向人民購買長餘的物產。……增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閻錫山向晉察軍官訓練團這末歌頌了希特勒。

已經可以呼之欲出了。

論述了閻錫山的經濟計劃及其實際措施，那末，他在政治上走的什麼道路，弄的什麼計劃，第一個部份，我們曾經提到了閻錫山的政治企圖；在第二個部份，又用較長的篇幅

### 三 閻錫山的政治計劃

還，還有疑問的嗎？

爲人間地獄而已。但是覺醒中的山西人民必定會打碎他這個活閻王的森羅殿及其人間地獄，我想閻錫山幸陰間地獄的「森羅殿」來：閻不過是把他那幾個陰間地獄轉化爲人間地獄，這一個字，這一個字，這一個字，這一個字，這一個字，這一個字，這一個字

的必然被破，還有疑問的嗎？

經濟的別名。但是山西人民究竟沒有被「管理」了，也「管理」不了。他這個「管理」也即是新農如

閻錫山說：「我們的新經濟制度是管理經濟」（「行動」十卷八期）也即是新農如

太勝從東方上來了。  
至於閻氏「取消商業」的結果又如何呢？閻氏是說他已「廢了公私商業」，事實上他還是廢除私人商業，官商却還是存在，並且更加集中在他做「山西省經理」的局下吧。但是，私人商業是否因為閻氏的「廢除」而不存在呢？且看閻氏自己說的吧：

二期（又：該刊載有「第二期經商部訓合作部對黑市問題」總結）說：『定價不公，我們某種物價比黑市貴，這樣，你如何保證無黑市呢？』經動力『第二

期』黑市比我價低。』  
這是說的什麼呢？這是說：閻氏官商家商業（總為「合作社」的官定壟斷價格，是如高的，私人商業所定的價格要低得多了。這又說明了：不管閻氏的官定壟斷價格如何的在那裡「實行檢舉、突擊、保證無黑市」，展開黑市運動，以求保證其壟斷價格，但人民則仍在「地下」冒險進行自由的貿易。那種人民反對官定高價的

不令理了，那真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如果大量逃亡，那就合理了，那恰是等於老子哲學，倒被閻錫山真忘記了。在閻氏的『兵農合一』之下，如果兵農不逃亡，那就『兵農』而『兵農』却逃的越多越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大危險了！可是：太陽終究是從東方上來，而不是從西方上來。你越要用各種辦法並且領不上份地，被抽獲後，服無年限，不但自己無辦法，且連累的全家無活路，真太陽從西方上來，因為逃了的，除已享受的優待必須退出外，還得編組待人，閻氏不了解這種道理，他說：『兵農合一』之下，不應該再有逃兵，如果有，是等於的人少了。份地和鎮村要東鄉農民，但是，農民却是要努力逃脫這個束縛。而是打仗換句話說：閻氏實行『兵農合一』之後，不是如閻氏所說的打仗的人多，而是打仗的人。

『。人』

本年七月間，閻氏又自己廣播說：『因各縣辦理兵農合一不力，損失我戰鬥員兩萬餘的新戰士逃的不少。』

本年三月間，閻氏對他的下面幹部說：『我近來最感不快者，即兵農合一之下，人

最好是由閻氏自己先來做些結論吧！

氏這種幻化為落花流水，那是完全可以預卜的了。

能消滅的，也是永久不可戰勝的「行動」九卷二期（但歷史的發展必將很快使閻雖則閻氏自己以為「能在廣大農村經濟基礎上，築下堅固的基礎，這個人力甚是永久不已有」好事多磨「行動」八卷十期（之感了。這種遠反歷史、違反人心的措施，對於他們是有很大的好處的。但是，經過閻氏這種苦心經營，施行未久，連閻氏自己也到自已的手裡，而這種轉移，可以使他們對人民統治權更加集中，正如閻錫山自己所說構的大小小的首長或人員，所以，某些利益轉移到這個統治份子，充當其中各級軍事官僚機構的統治集團，成為這個統治集團各級大小的一份子，充當其中各級軍事官僚機構。同時，這又是由於大地主大壟斷商人自身及其家屬，大部分都加入了這個軍事集團。便利直接生產者，並便利小地主和中小商人，屈服他們來從這個統治集團之手；大商業壟斷由某些個人之手轉移到集團之手（正是為的便利對於人民的統治軍事官僚統治集團中）如地租的某一定部份由地主之手轉移到閻氏這軍事官僚統治集團

出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計劃。這個計劃，把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某些利益轉移到這  
得來的統治權，一方面，「親日亦嘗無益」，另一方面，必須向人民要糧要命，所以就  
閻氏爲大家長的這個山西老軍事官僚統治集團，在抗戰的烽火中，企圖維持自己從前  
落後的經濟地區，那裡自然經濟和家長制的經濟原來，加上地多人少，而進行的。以  
斷商人的軍事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他『兵農合一』乃是利用抗戰的條件，在壟  
地主大壟斷商這個統治集團中的反映，他的出發點就是在於鞏固這個代表大地主大壟  
總的看來，閻氏的『經濟思想』，本來是山西北落後農業經濟和小生產經濟在代表大

閻錫山要怎樣呢？

閻氏所從專堵壟斷人民的水源，是不能終久堵住的，一旦人民的大權決出來，看你  
裡還有可絞榨的東西，閻氏是不會放鬆一手的。

官辦徵購人民糧食，所謂『民食調節』——買糧，閻氏就不予回答了。（只要人民那  
仍應交糧花現品。『行動』十卷八期）對於可否以合作券向民調處——即閻氏  
向民調處買糧？『應出優待糧花，是否仍交合作券？』閻氏答：『可以產品換糧花，

去，他覺得，是不被允許的，交糧更不必說。有人問：『要待人可否以合作券  
券。』農工購買『人拿』去對國民官家，却不准買物了。比如：民要用合作券交換糧食  
農民購買『人拿』餘糧，向手工業者購買生產品，向農家婦女購買手工業品時，是『實物證  
上，他那裡還有一種所謂『合作券』。這種合作券，在國民官家拿來對人民時，拿來買  
得那末徹底，似乎已用不着那種作為徵發民物產的工具的『物產券』。但是，事實  
『行動』九卷八期二頁。他是想說：『經過』兵農合一，已把人民的物產直接徵發  
物產券如禹之治水，能行其所無事；兵農合一根本將水源堵塞了，當用不着治水了  
了。因此，閻氏說：『兵農合一的實行，可以說是超過了物產券的效用。』……』  
產品，又迫令他們每年做三分之一的『義務役』，那末，似乎可再掠奪的東西已不多  
強制徵發的一種形式。自從實行了『兵農合一』，已經那樣掠奪了直接生產者的大部生  
宜佔取和壟斷他們的剩餘生產品而出發的。就是說：閻氏的『物產券』不過是向人民  
閻氏關於『物產券』的證券『根本思想，是從利用小生產者對於市場的隔離，他便於便  
』偉大學說』的『偉大』却到那裡去了呢？



罷工商生活的不安，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沒有減少，而且還在繼續大增，那末你的兌換以來，可以說：你的主張業已實現了。但爲什麼在你在你及你統治的區域，分、厘、寸、毫、絲、忽、微、纖、塵、沙、渺、茫、無、際、而、止、於、此、而、已、而、且、還、在、繼、續、大、增、高、那、末、你、的、幣、資、格、』其尺度單位仍沿用已往貨幣七錢二分之銀元單位，名稱仍應稱爲元、角、言、論、輯、要、』八十頁（頁）而閣氏的『物產券』按閣氏本來所規定，是經過政府『賦于法、按閣氏所說：『農王降生，這是不安的原因，是法律條條制度造成的。』（按閣氏『物產券』的實際秘密。但是大概山西人民那裏沒有感到他這個『政府外拋買，換回貨幣，大發其財，却又是賠了。賠了誰呢？那只有天知道了。這有貨多少可以開多少收條』（言論輯要）八冊八十一頁）但把這沒收來的物產往了他一條沒收的收據，閣氏自己這來說：『物產券是收貨發券，等於百貨的價值收條，言論輯要』九冊（『看！好惡好苦痛的閣氏政府呵！實際上沒收了人民的物產，而給財政上須增加一筆支出，這是政府新的痛苦。』）以上所引，均見前面兩文件，閣氏

去買，要想這樣做，有時就非賠錢去出售不可。……故實物準備庫成立以後，政府在而且還是賠錢，因為準備庫為換回貨幣、活動金融起見，不能不將本省貨物運到外省的手裡的。據閻氏說：『政府方面說，實行這個實物準備庫的辦法，不但無利可賺的事實上各種貨物從人民的手裡拿到政府庫中去，將是不能再從政府物庫中轉入的數目字，還是謙卑得很。

物向他換省鈔，但却不能用量同量的省鈔去向他換回同量的實物。當然，這裡所說要增加，如此，人民照原價略加高一兩點向準備庫購買……』閻氏說得周到：『民可用準備庫往出賣物，只准（？）（按原來買入時成本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運費和手續費。』

進。『賣出呢？』又規定賣物價格，只准（？）（至多按成本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運費）』這是實物準備庫的『為準備十足』閻氏『為設立實物準備庫專告山西商民書』（這是實物準備庫的『若千貨才發出若干鈔票，有一元值的省鈔發出，庫中就有一元的貨做準備，所以可以成立了成立的動機和辦法（人民拿一元值的貨物到準備庫裡可以換得一元的省鈔，庫中發省鈔，發出省鈔一元，即收回一元貨物（二十五年的貨物『閻氏關於『實物準備庫』

「剛才我聽到報告：德國元首希特勒，最近在國會發表演說，向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我因此感到飛機式進步的國家進步之驚人。

「……最近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想說甚就是甚，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拉第以及美國的羅斯福的奔走和呼籲，可以說是都是爲了應付他們，這是什麼原因？就因爲他們有現代化國家的組織，有力量，進步的快，成了現代化的國家。」走上飛機式進步的路子」。(『言論選集』二輯)

你看！他是這末稱讚了希特勒、墨索里尼這兩個法西斯妖魔。他認爲希特勒『向全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這種瘋狂的侵略要求，是『驚人』的『飛機式進步』。他歌頌這兩個人類劊子手『說甚就是甚』。照他看來：法西斯的國家組織並不是最野蠻最橫暴的組織，而倒是『現代化的組織』了。法西斯並不是把他們的民族國家野蠻地拉向後退，而倒是『進步的快』了。在他『手諭』爲訓練縣區村幹部教材的『現代國家的國民』中，到處稱讚了德意日法西斯三個國家，比如，那裡說：『希特勒這次作戰，在德國國民的精神大部是拿上雪恥報仇去鼓吹民氣』。『德國的士兵及國社黨軍人，就沒有信

希特勒能打败仗的，無論在如何的困難中，他總說希特勒有辦法，完全聽希特勒的指揮。『天津日租界有個「天津報社」，這裡邊立的十個大石碑，上邊刻的金字「日清戰役紀念碑」（甲午之戰），碑全鉄鏈纏着，這碑前有一池沙土，係給兒童玩沙設的一種遊戲，意思是讓他日本小孩常時紀念留印象，每早初經過此門前的人，都要向碑的方向，脫帽鞠躬敬禮」。……諸如此類等等。對於侵略者毫無仇視的觀念，而且竟拿這些鼓勵法西斯侵略的東西去做教材，說這些東西就是『現代的國民』的模範，企圖在閻氏的統治下培養法西斯的奴才，對於日寇在我國領土內建立戰勝我國的紀念碑，不但不以為恥，而且在那裡那末津津樂道，這就真不知是何心肝了。

意大利法西斯強盜的統治業已在去年坍塌，這對於閻錫山是不會不知道的。可是，縱使法西斯坍塌以後，他還是不放棄對它的歌頌。比如，今年二月十九日，他的『朝會訓話』，又這麼無恥的歌頌起來：『烏衣黨（按即黑衫黨）的黨員能人人保證意大利無盜案發生，且他們能下辛苦的藏在火車木箱中，破獲偷竊東西的人』（『行動』九卷六期）。閻氏是拿這些話去鼓勵他的所謂『革命團體』的『同志』的。法西斯本是世界上最

大的強盜，但在閻氏看來，法西斯竟是強盜的對頭了。在全世界民主勢力如日方中，法西斯末日已臨的時候，閻氏不拿民主制度的模範去鼓勵他的『同志』，而却是繼續找法西斯去鼓勵他們，不正是證明閻氏始終一心一意地在追求他的法西斯制度嗎？

閻氏的『政治計劃』，完全是以法西斯為模範的政治計劃。他在那裡『建組織』的那一套，完全是抄襲法西斯的。閻氏那個掛『民族革命』之名，而由他自命為『會長』的所謂『民族革命同志會』，完全是侮辱民族革命、反民族革命的一種特殊法西斯組織。在那裡面，閻氏是具有絕對性和專斷一切的唯一獨裁者，那裡所採取的儀式，也完全是法西斯的儀式，例如：在閻氏統治地區，就有『集會及課堂中間稱會長時致敬之規定』。

『各種儀式之會議與群眾集會及課堂中，開第一次稱道×會長時，一律立正致敬，致敬畢，自行稍息，或坐下，若再回稱道時，可以整容致敬，不必立正』。

這些都是法西斯的鬼把戲。不僅如此，中國皇帝那一套把戲，閻錫山也用上了。例如，閻氏的言語或命令，都一律稱『諭』，他的部下見他就叫做『覲見』……等。你看！

儼然是一個偏安小朝廷（可憐！只有那末一點點小地方的芝蔴土皇帝！）的小皇帝了！

這個小獨裁者，爲着叫他的部下『等於臣子的身份』能够完全的受他控制，不敢『欺哄上級』，規定了具誓書自裁狀的辦法，如果沒有照狀上所寫的做，就勒令實行這種中世紀式與法西斯式的極野蠻的自裁，並且已有些人就這樣做了閻氏的羔羊。他甚至叫他的部下給他上誓書，說如果有人聽到譏謗『領袖』的話，就當場將他打死，不然，就須自裁。這真是專橫極了。他設置的特務網，不但層層地去監視人民，而且對他的幹部也是一層監視一層。照他自己對幹部們說：『……說到今天，我們組織的同志，人人是監督的，人人是密報你的。……你在工作上的一切言行，組織上統會很清晰的知道，敢斷你一點也瞞不了。大家要切實猛醒，不要作了監獄之門內殺場之路上的犧牲者，大家千萬再不敢糊塗了』（『行動』九卷十期）。另一方面，又用他的特務實行所謂『突擊』人』，要使他統治下地區的一切人，個個納在他的控制之下。閻錫山對那種被『突擊』的人這樣說：『突擊你是爲你堵監獄之門，斷殺場之路。……這正如你將日失足墮崖的危險，有人預先來拉你，真是你的救命恩人……』（『行動』十卷一期）。由此可見，

閻錫山在他統治的地區，已到處設起了『監獄之門，殺場之路』，順之者生，逆之者死了。

在人民中，閻錫山要造成一種對他這個特殊法西斯組織的神秘觀念。他『對國民兵常備兵訪問團出發人員』訓話：『你們這次出去，……第一要教每個國民兵腦筋中，統要知道組織，不惜三十次以上的和他說，給他腦筋中輸送組織的名詞，組織的意義，組織的力量，組織的效用，一定要使他切實印象了組織，認識了組織，信仰了組織。』『使他腦筋中認為組織是神聖的崇高的，使你們走了，他們也不知道你們是作什麼的，只是印象個組織派來慰問他們的』（『行動』九卷十一期）。爲什麼閻錫山要使人民對他這個組織形成一種神秘的觀念呢？因爲法西斯是需要把它的權威和神秘結合起來的；把它的權威變成神秘的權威，把它的神秘變成權威的神秘，這是法西斯統治人民的法寶之一，是它所用的刀槍劍戟的一種補充。

閻錫山把他的所謂『不容人不』的法西斯哲學，當成他這個組織的主要靈魂，所謂『不容人不』的實際，就是：不容你不這樣，不容你不那樣。換句話說，就是：強迫你

要這樣，強迫你要那樣。如果你不這樣，不那樣呢？也即是：如果你不絕對服從——盲從呢？那末，就有『監獄之門，殺場之路』在等着你，讓你『做豬羊』。據閻錫山說：『不容人不』就是『保險不做豬羊』（參考『行動』六卷四期）。所以，要實行『不容人不』，以避免自己做豬羊，首先是要以別人做豬羊為代價的。上述閻錫山的特務方法，就是『不容人不』的方法，就是『請君入甕』的方法。

或者是順從的奴隸，或者是犧牲的豬羊，閻錫山的政治計劃的精華，全在這上面了。

因此閻錫山斥責了他一些幹部『做了人民的精神俘虜』。他說：『我們的村幹部盡作了人民的精神俘虜。人民說甚就是甚。一個為政的人，如果盡做了人民精神的俘虜，就不能為政，也就是一天盡成了苦惱，做什麼事也要無興趣』（『行動』九卷九）。閻錫山的『不容人不』，正是要人民做他的精神俘虜的，應該閻氏說甚就是甚，而不應該人民說甚就是甚。但是，從閻錫山的斥責中，可見他不管如何賣力，他的法西斯組織究竟控制不了人民，甚至他統治下的村幹部也免不了受人民的影響，那類法西斯組織的



脆弱不也可想而知了嗎？

閻錫山把人們分置爲四等：

「一、人民：是組成國家的份子，不分種族男女老幼完全包括在內。

二、民衆：是人民能發生政治作用，表現政治行爲的。

三、羣衆：是由民衆中經過選拔而組織起來的，受組織的影響，支配和領導不在紀律範圍以內者。

四、組織：組織是同志所集合，是在同一主張、同一目的、統一領導下，有領袖、有幹部、有羣衆、有主義、有政策、有政綱、有紀律、有政治行爲的集體。」

把次序倒過來，第一等人是閻錫山爲領袖的統治集團，以閻錫山的那個法西斯組織爲其代表，是全部政治的壟斷者；第二等人是已經受過這個法西斯組織的政治影響或麻醉的，是上述政治集團的附屬物；第三等人是能够起一定政治作用，可作爲政治的搖旗吶喊、助統治之威的；第四等人是絕對大多數，則完全排在政治之外，對於政治絲毫不得過問，只是純粹被統治的奴隸。

的確，閻氏把他在經濟上那一套新農奴制度完全反映到政治上來。他『巧妙』地、可笑地把人民、民衆、羣衆分裂爲三個不同的範疇，不同的等級。他說他要『建立民衆基礎的人心政權』，就是要建立以他那個統治集團的階和者爲基礎的農奴主法西斯主義的政權，在這政權下，人民（即第四等人）是完全被統治的，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

正如我們在他的『經濟計劃』上所看到的，他這個新農奴制度乃是反動的份地制度和鑽村制度；而符合於他這個新農奴制度的政治，也正是以村爲統治的基本單位：他們要『在基礎工作上做到：健全全村支部，統一村組織』。閻錫山這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就是以鞏固他經濟上的新農奴制度爲其目的。閻錫山那一套經濟上的新農奴制度，就需要有一套政治上的農奴主法西斯主義去加以控制。

閻錫山還要不要『人民』呢？當然還是要的。牛馬都要，爲什麼人民不要呢？沒有人民，還有什麼農奴和士兵呢？沒有人民當農奴，誰去耕地呢？那裡得有糧草呢？沒有人民他還有什麼可供給統治的呢？他如何得成爲土皇帝呢？

但是：閻錫山却死記着孔夫子的惠民哲學，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他的口號是：『拿起人民來』。就是說：人民只是可以『拿起』的，即像死的工具一樣，是可以『拿起』的，而不能是『喚起』的。『拿起來』做什麼呢？拿起來掠奪，拿起來奴役，拿起來做豬羊。

在閩錫山那裡，人民是農奴，是『死的工具』。閩錫山的政治，就是爲的去『拿起』這死的工具來爲他工作。

但是：閩錫山於人民究竟是但知道『拿起』使用，而一點『仁政』也沒有嗎？是的，他也有一些『仁政』，比如，閩錫山的『手諭』就有過以下的一些話：

『據報三十三軍補充營長張宜生，於陰曆二月初二日在駐地高家圪塨，經過村民鄭明星之門口時，被犬咬傷褲腿，該營長已將狗擊跑，怒猶未息，復進院內將犬主鄭某亂打亂罵，踢傷其小腹，並勒令將狗交出，綁棗樹上，用棍擊斃，村中人民大爲不滿等情。張營長此種行爲，真是太不聰明，太違反軍人的德性，也太吃虧了。此事正當處法，應本愛人以德之心，爲狗主設想，爲今後不再去設想，剴切勸告犬主，將犬管住，免嗣後再傷他人，滋惹事端，則犬主一定感激慚愧。此係『仁者安仁』之處法。不能如此

，亦應利用狗咬，表示寬宏大量，使聞者欽佩，藉狗咬的事實，做了要好的機會。這是「智者利仁」的處法。不能如仁智的處法，亦只可忍而不發，聽其咬人，日久自有人擒制，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鄭式公之諺智是也。」（『行動』九卷十一期）。

大家看！閻錫山的『仁政』竟把恩惠施到了狗身上去了。『可以人而不如犬』嗎？不過，閻錫山這套手法，不是他手下那些人能學的，大概只有閻錫山自己，或者加上他一兩個『修養到家』的人，可以辦到。但是『仁者安仁』這一條，他也一定辦不到。假如閻錫山被狗咬了，他會取上『智者利仁』那一條，並在克難坡的報上登一條新聞，將來還要寫在他的傳裡，將這個『仁』充分地『利』用一下。至於那班營長之流，靠得住把『領袖』的『手諭』拋之腦後，一遇狗咬，總是拖出狗主，亂打一頓的。因為在閻錫山訓練下的那批特務頭兒們，對於人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怎能有什麼是真正的仁心仁政呢？

除此而外，是否還有其他什麼『仁政』呢？要找當然還可以找得出，例如：

『汾西區統委會主任姜客晉，爲安靖地方肅清收類起見，曾於上年十一月二十日特

組織第十二區統委會，汾西及靈石組，政、軍、經、紀律糾查團各一。其作法如次：

一、目標：爲民愛民，主張公道，使人民安居樂業，人民得享安寧幸福。

二、途徑：除暴安良，維護地方治安。

三、方法：先斬後報，肅清地方壞人。

四、在行政上：（一）協助並完成當前工作。（二）保險並掃除工作障礙。……

剷除五抗：（1）抗戶不上；（2）抗差不支；（3）抗糧不納；（4）抗兵不當；

（5）抗款不出。』（『行動』九卷三期）

閻錫山對於這個報告批了三個大字：『登行動』。既然他批在他的官報『革命行動』上發表，當然是叫其他各地一體凜遵的。對於這裡所規定的東西，又應該倒讀上去的：行動是『剷除五抗』，方法是『先斬後報』。這就是閻錫山的『除暴安良』！這就是閻錫山的『爲民愛民』與『主張公道』！總而言之，這就是他的『仁政』！

但是，從有『五抗』的存在看來，究竟可以反證：閻錫山的『仁政』是如何一種仁政了。他這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的政權是否有『鞏固』或『開展』的希望，也就不難明

白了。

#### 四 結 束

事實上，閻錫山自己也是會感到他那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並沒有什麼力量，並沒有什麼前途可言的，他是會感到他那些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思想 and 辦法之不免沒落的悲哀的。所以，他只得求神庇佑了。且看這次新聞記者團關於閻氏住宅的描寫吧：

「三個密洞中，中間一個是會客的，就是那門口壁上，發現一個凹進去的神龕，裡面供奉着一張花花綠綠的紙條，上面印有「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之位」，神龕的外邊則貼着「天地交」和「天天須進步」的對聯。這大概是閻先生自己的手筆吧！」（重慶《新華日報》六月二十四日）

「地地要劃分」，就是他那種極端反動的份地經濟、鑽村經濟的新農奴制度思想，這一節既聞命矣。「天天須進步」呢？就是說，必須天天要想壓迫人民的新辦法。在閻錫山這種法西斯份子看來，壓迫人民愈兇就愈叫做「進步」了。但是我誰幫忙呢？雖然

『親日亦未嘗無益』，又有國內其他法西斯勢力可為呼應，可是，在人民面前，閻錫山無疑的是孤單的很，於是『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就被請出來了。然而古書不云乎，『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這個『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爺爺立在雲端，張眼遙觀，不看猶可，一看可要氣破肚子。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位幾世修下的『領袖』兼『會長』兼『長官』的哲學，是『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的。而且『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天不可放鬆』。原來是一位撒謊大家，未免和『真靈主宰』爺爺的宗旨不合，叫他保佑，那是困難的。於是乎可以斷定神是不會保佑的了。那麼出路怎麼樣呢？

——如果他不敢底向人民悔罪的話——

——要知出路怎樣？——

——請看黑索里尼！——

（一九四四年八月稿）

# 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信

## 五千言書

(一九四四年八月)

續 範 亭

六八

謹陳者：範亭自西安事變後，做楊虎城的代表，回到自己的家鄉山西太原，向山西人士，陳述了西安事變張楊之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主張；並且把我所知道的共產黨的主張：在世界聯合英美蘇共同打倒法西斯，在中國爭取蔣介石及各黨各派全面抗戰到底，也向你和山西人士陳述了。你當時沒有肯定的表示，但對釋蔣南返，你是表示懷疑的。那時我還是和你第一次的正式見面。我在兩年之間，奔走萬里，所到之處，盡是黑暗，愛國犯法，抗日有罪，媚日恐日成爲風氣。西安事變稍見光明，但短期間就被熄滅了。

山西以一隅之地，提出了守土抗戰，收羅進步青年，成立聯盟會，解放思想自由，允許開設生活書店。我看見山西是有了光明，雖然是僅僅點出一支土蠟燭來，光明不大



，但我却和許多愛國的青年一樣，像撲燈蛾似的，圍繞着這一點兒光明，不肯他去了。  
『七七』抗戰開始，你高喚這是民族戰爭，需要大家一齊努力，委我為高級參謀。  
我忠心耿耿的幫助你抗戰，是爲了我們的國家，不是爲了你個人。山西的動員羣衆團體，除犧盟會早已成立，八路軍開入山西後，就成立了各黨、各派、各軍參加的公開統一戰綫的戰地動委會，並推我爲主任委員。由戰委員又發展了暫一師新軍，由犧盟會又發展了山西的決死隊、工衛隊，政衛隊等。

由於山西的晉綏軍、八路軍、新軍及各友軍是真正合作，使侵入平型關、雁門關的敵寇受到很大的創傷。此時的山西，蓬蓬勃勃真是抗日的模範。此後太原、臨汾相繼失守，你率領餘部退守吉縣，更渡黃河，駐節秋林。當此時也，若不是八路軍、新軍、犧盟會、戰地動委會發動羣衆，保衛山西，建立了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北諸根據地，在敵後發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山西的前途，早已不堪想像。此時正應該加強團結，開放民主，發動羣衆，謀與敵人作長期鬥爭，把山西作爲華北抗戰的堡壘。所有軍民，異口同聲，一致要向這個目標前進。

誰想一九三九年初，你所召集的秋林會議，正是圖謀投降妥協，加緊獨裁，破壞團結，製造分裂，陰謀反共，困死八路軍，餓死八路軍，取消動委會，取締聯盟會，先消滅決死隊，再消滅暫一師和工衛隊。這個秋林會議，是集反動之大成，投降叛國之開始實行。秋林會議的這些陰謀，雖未公開發表，但在你每天開會的言論和行動中，我們已經完全感覺到了。本來你的『守土抗戰』，就是告訴日本人：我的抗戰，就是爲了守護我的這塊地盤，只要你不侵犯我這塊地方，我不抗戰也是可以的。你在會議中提出了『無條件存在』的理論和『狡兔三窟』的政策。無條件存在，就是不擇手段的存在，你暗示了如果能存在，投降敵人也可以。『一切爲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這是你的高論。你對你的核心組織的同志會說過：『續範亭是捐上棺材抗戰的，我們不能捐上棺材抗戰。』至於『狡兔三窟』的政策，那是你自己『唯中論』、『唯我論』哲學的傳統。『唯中論』是以自己利益爲中心的。況且狡兔三窟的政策，你在抗戰以前就早做了準備工作，秘密派遣南桂馨、蘇體仁、薄以衆等常住天津，與日本人接洽搗鬼，這是你多年經營的第一個窟窿；其次就是向國民黨、共產黨經營的兩個窟窿，但是要費力經營的窟窿

，還是東面向着日本人的那一個，這都是我們當時深切知道的。

秋林會議以後，你就按着你的陰謀計劃進行，組織了『突擊隊』、『精建會』許多特務團體，散佈謠言，瓦解新軍，破壞新軍，打擊犧盟會，解散戰地動委會，對於八路軍，也是到處壓迫打擊，造謠中傷。一方面與日寇勾通，先改編你的一部分隊伍『抗日忠勇先鋒隊』，這個圖記，是我們由十九軍被俘的軍官手裡得來的，約有一寸寬、五寸長，我們現在還保存着。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你與日寇配合，以六十一軍和十九軍等幾個軍，突然向韓鈞等所領導的決死二縱隊包圍進攻，經過一個月的苦戰，韓部轉入晉西北。同時你又命令趙承綬、郭宗汾兩個軍，放棄崑嵐、寧武、五寨對敵陣地，撤至興縣、臨縣、方山之線，包圍決死四縱隊、暫一師和工衛旅。我們處在日寇和舊軍的夾擊之中，苦戰半月，趙、郭兩軍退守離南，把嵐縣也給敵人佔領了。

同時，你們又進攻晉東南戎伍勝、董天知領導的決死三縱隊，雖然你們殘殺了許多地方幹部，瓦解了三縱隊幾部分軍隊，但是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這是新舊軍事變的大

概經過。

我今天還要追問你一句：爲什麼一定要消滅我們？我們的罪案究竟在那裡？在你未答覆以前，我先解釋一下，你看對不對。辛亥革命，你以同盟會面目，兩面手段，攫取了個都督，權力剛剛到手，就投降袁世凱，消滅異己，殘殺同志。晉南革命領袖李岐山，被你騙送到袁世凱的監獄裡；晉北的革命領袖續西峯，被你通緝捕拿，逃亡在外十餘年；當時山西的革命同志，被你殘殺下獄者不可勝計，逃亡者數百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是民國三年的事。以後，你把六十幾歲的老父親送給袁世凱抵押，決心向袁世凱稱臣，袁世凱做了皇帝，封了你個什麼侯。袁世凱死後，你又繼續擁護馮國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北洋軍閥餘孽，反對革命。

山西地位靠近北京，自民國開始以來，你總是擁護北洋系爲正統，反對革命，革命黨人實在把你討厭透了。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推倒曹、吳，我們的革命領袖胡竺僧、續西峯等主張的預定計劃，先打倒山西，再對付奉天，可惜我們的最高軍事長官馮總司令，還有一般高級將領，被勝利衝昏頭腦，認爲你是很恭順的，不足爲患，先打了奉軍李

景林，逃脫了山西，這是你的幸運。以後你出兵石家莊和大同，抄了國民軍的後路，幫助了張作霖和吳佩孚，與他們聯合，進攻南口、雁北，把國民軍趕到靠近沙漠的五原。你這對中國的革命，是何等不可赦的罪惡！十九年，閻馮雙戰蔣介石，我是沒有勇氣參加任何一方面的，我認爲你們誰勝誰敗，都是不利於國家，不利於革命的。這是你過去的政治方向。

我聽說會有人勸過你說：『續西峯不但是山西的人材，而且是國家的人材，他在外頭進行革命，是與山西不利的，不如把他叫回來。』你說：『我知道續西峯是個千里馬，但我們不會騎馬，騎上就會掉下摔死的，所以非把他收拾了不可』。但今天的續範亭，並不是千里馬，是三十年來革命戰線上一匹孱馬、病馬，一天走不了幾十里地，進步很慢；但你基本上害怕馬，剛剛騎上一開步，你自己就掉下來了，何況薄一波、韓鈞等都是些駿馬，都是中國的千里馬，你更不敢騎了。但是不會騎馬，不敢騎馬，就要反回頭來打馬、殺馬。馬是有知覺的，他感覺到疼痛，爲了自衛，回敬你一脚就跑了，離開了你，這就叫『閻王定下殺馬計，跑了馬兒又傷身』，這是何等愚蠢的事！或者你給

理，他說：「範亭，你說得很對，一切罪惡都是由私人財產所累，但是閻長官有任何命令，我們還得服從，我們是脫離不了山西這個小圈子的。」但這是你們貴族階級的觀點，其餘山西人民，以至梁化之領導的一般青年，都是反對投敵妥協的。要說你的部下，都願意跟你投敵，恐怕是極少數吧！你知道「誤人子弟，男盜女娼」強迫人做漢奸，這是何等的罪惡！自你統治山西三十餘年來，試問你的成績究竟在那裡呢！不過是太原市上增加了許多奢侈無恥生活的寄生蟲，朱紅大門幾十家，黑漆大門幾百家，搜刮山西人民的血汗，剋扣山西士兵的軍餉，做你們少數人的資本，不管重工業也罷，輕工業也罷，都是你們少數人分贓發財的工廠和公司。你們的財產多少，我都沒有調查過，南桂馨的房子幾乎佔了幾條街；周岱的陪嫁女兒嫁裝數百抬，擺了幾里長；李服膺一夜輸了現金十三萬；太原市上無一公園，榮渾茹個人花園經營費十餘萬；至於你的財產，更不用講了。

你兒子的汽車，在太原市上，橫衝直撞，絕不避路，太原的司機師都在頭痛，今天在延安的司機師，談起來猶有餘恨。

一九三八年，趙承綬的老婆會傷心的向我說：「五台的老家裡存的三百床嶄新的被

窩，給日本人搶光了；價值一千多元的洋狗，也給日本人打死了；埋藏在地下的銀錢財物，還不知有也沒有？」趙承綬也告訴我說：「我們家產是完了，北平的也沒有了，大同的也沒有了，綏遠、太原、五台的家都沒有了，現在只留下現洋六十萬元，儉省一點可以過幾年。」這是我所知道的幾件事，隨便舉出來說一說。無窮的奢侈，多方面的佔有，其餘都可以類推的。

這些情形，你大部份都是知道的，但你以為是當然的、合法的，因為你們是當權的貴族，真是『貴人一勞心，價值千萬金』，這就是你的按勞『分配』吧！

山西一般人民的生活，却又怎麼樣呢？到處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把持地方政權，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以致農村破產，窮困萬分，我的村子素稱富饒，而三百餘戶中，不向人借債的，只有十餘戶。甚至村長、保長有驅逐住戶出村之權，這就是你的『模範村政』吧！

三十年來，所有你親近的官僚、軍官，決心做你的奴才走狗的，都是大發其財，並且他們的地位、官級，差不多成了固定的，造成山西一種貴族階級，這是你們想着投降

敵人，重溫舊夢的總根源。至於你個人的財產，當然也是『狡兔三窟』，別人不容易知道的。抗戰以前，發覺了的只是法國銀行騙了你四百萬。臨汾開會時，你告我說：『山西省政府的財產尚有兩萬萬，都要拿出來抗了戰。』我是很贊成的。但山西的財產在你一手把持之下，你們認爲是私的，自然是你們自己的，公款、公產的所有權，也在你的手裡。私的自是私的，公的也是私的，究竟你把這些財產是不是抗戰用了，我也不知道。總而言之，你是山西一切獨佔與支配者，今天又要領導部下與人民，投降敵人作漢奸，你的權利究竟有多麼大？

你們陰謀投降敵人的辦法，花樣很多。一九四二年，你得到敵人的允許，你把你的學校、工廠以及一切器材，都搬至河東吉縣一帶，與敵人和平共居，並且與敵人進行了『安平會議』。向這慶要符，增加了許多軍費。向延安八路軍、新軍示威，表示你有了奧援，日本人爲你撐腰。這種政策，無以名之，名之曰『要死狗政策』。這和鄉下的無賴一樣，勾結土匪，威嚇鄉里，詐取錢財，洋洋得意，這是何等的醜事！而你自以爲是一舉數得，此計甚妙，不聞國人之唾罵，把你早當作死狗一條了。同時，你還實行『策



偽政策』。這種『策偽政策』，有兩方面的作法：一方面和日寇講好，把你們的文武幹部秘密的分配在偽軍、偽政權中，一方面替日寇做事，共同反共，打八路軍和新軍，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到了日本人顧不來的時候，你們把他們收回來，人地兩得，都成你們的了；另一個辦法，是你們的軍隊秘密的讓他叛變了，變成偽軍，佔領地盤，搜刮人民，配合日寇進攻八路軍、新軍，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日寇顧不來的時候，再交還你們，豈不又是一個人地兩得嗎？這種政策，實在是卑鄙無恥到極點了！國民黨數十將領投敵，而不加以通緝討伐，都是這種政策的陰謀。這種政策，人們把他叫做『借屍還魂』的政策，就是借偽軍的屍體，還回你們的地盤與權力。其實這種政策是愚蠢的，大凡做了偽軍，當了漢奸，人民已宣告了他的死刑，他已經沒有魂靈了，怎麼還能還回你的靈魂來呢？此計雖陰險，但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辦法。最後，就是你的直接投日，但這個辦法更是危險，我把這個政策叫做『下陰取魂』，就是你親自到陰曹地府，想着把你的靈魂取回來。這是一去不返的辦法，你看世界上已經死了的人，能回來的有幾個呢？

●你是一個獨當一面的司令長官，應該有這麼一種胸襟：人之父母就是我自己的父母

人之兄妹就是我自己的兄妹，日寇自侵入中國以後，把我們的同胞們、小姑娘、太姦淫殘殺了不知多少，應該提倡每個人有百分之百的仇恨心，不報此仇，不是人類。而你們恰要妥協投降，那就等於日寇在面前，把我們的媽入死了，而你們還在後面舐日寇的屁股，這在任何方面說來，都是何等王八無恥的事！

一九三九年，你們和日寇搗鬼、謀害新軍的時候，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幾句話是：『只要你們抗戰到底，我們叫你們爺爺都可以，但是請你別搗鬼。』這些話還不够下情嗎？這都是爲了我們的國家，並不是怕你們。現在你們真要給日本人當孫子了，那我們就不能再下情了，因爲這樣做下去，我們就低了四五輩，把祖先成了日寇，太吃虧了，再不能向你們求情了。但是，你們投降日人以後的地位呢？或許還會把王克敏叫伯伯，把汪精衛叫叔叔，那就成了奴才的奴才，孫子的孫子了，這是何等可恥的事！

按你的行動，實在是中國的米海洛維區，現在米海洛維區被南國的舊政府撤職了，並給以國家反叛的處分。國人自有公論，政府當有權衡，就以現在的通敵事實（詳見薄一波、韓鈞向記者談話），已經是死有餘辜了。

我這一封信，雖然是批評你、罵你，但是很公正，很確實的。三國時，諸葛亮罵死王朗，我今天並不是想把你罵死。我也不是諸葛亮，當然罵不死你，因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還講些廉恥，得了罵以後，就羞愧而死，你是個自私自利、不顧一切、陰險奸詐、頑鈍無恥成了精的老怪物，當然把你罵不死的。但還希望在利害的關頭上，把你罵活了，因為你又是一個最聰明的人，純講利害的。中國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日本打出去，一定要走向民主的道路，山西無論如何艱難，也一定要把日本打出去，也一定要走向民主的道路，這你應該了解吧！

你是山西的土皇帝，一切言論和行爲，都有些人拍你的馬屁，實際上你的『唯中論』、『物產証券』、『按勞分配』等『學說』，都是投機取巧、壓榨人民的『理論』，不值識者一笑。你多年在山西好像井底之蛙，小地小天，自高自大，而你自以爲你的學說是超過馬克思和孫中山的，所以你既反對共產主義，同時又背叛三民主義，你真是天下第一了！

在秋林會議時，你常向我們誇耀的說你的『唯中論』哲學是再妙不能了，如八月十

五中天之月，不多一點不少一點，又中又正，又滿又圓，但我們感覺到它的爲人恰與此相反，你如『廁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頑』，這和『井底青蛙，小地小天，自高自大』作爲一聯，不就是它的全體面貌嗎？古人說『人苦不自知』，自古以來，你們獨裁居高位者，被人恭維，被人包圍，永遠不會了解自己、認識自己的，這倒難怪你一人。反過來說，這就是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貴，所以必須也。你還以爲我們反對獨裁、主張民主是攻擊個人嗎？任何國家的獨裁制度，都是在現今世界不能立足的了，你明白嗎？

三十年來，在中國軍閥混戰的時期，就是誰會投機取巧，搗鬼搗的好，誰就能佔一時期的勝利，多存在幾年。你是一個投機取巧、搗鬼搗的最好，因此你存在到現在。但是今天的民族革命戰爭是正義戰爭，就是誰投機取巧誰倒臺，誰毀譽於搗鬼誰失敗得最快，因爲戰爭的性質不同了。你雖聰明，沒有了解了這一點，仍然繼續你的投機政策、搗鬼政策，所以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禍由自取，怨得誰來？

我雖不是共產黨員，但我十分同情並擁護共產黨的辦法，因爲他們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我所以反對你，是因爲你背叛了三民主義，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結日寇、背叛

國家，壓迫山西的人民。我實在告訴你說吧，我這個人，是毫無私人恩怨的，誰對得起國家民族，我就擁護誰，誰對不起國家民族，我就反對誰。千年前，我還是個頗為學佛的人，四書五經、諸子百家，我也多少讀了些，認為世界任何的壞人，都能感化而轉變的，我的陵園自殺和又回到山西做事，都是想拿我區區的個人，影響人們。我現在才知道，我這個觀念是錯了，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自苦太過。陵園自殺，流了我的滿腔熱血，並且每遇到可悲可憤的事情，我就又要流淚，又要吐血，我的悲憤憤怒，真有天來大。我給你這一封書，還是在病床上口述的，並且又流了我的多少淚，吐了我的多少血。但我的淚是與世界上被壓迫人民、中國被壓迫人民和山西被壓迫人民同傷之淚；我的血是與世界被壓迫人民、中國被壓迫人民和山西被壓迫人民共流之血。你們的特務們，尤其是榆林的特務們，常常向西安和山西報告，說「續範亭已經死了，千真萬確的已經死了」兩三次了，這大概是你們那些小狗子們，一方面向你們報功，一方面和我仇視你們這一類的人一樣，不願意教世界上再有一個人存在。但是我實在告訴你們吧，我現在還活着，並且我還了解些馬列主義，而且聽到毛主席的許多高論，他解救了我不少的憂悶與

煩惱。他說，世界人類的慘劇，都是由於不良的制度產生的。中國尚在半封建的階段，所有一切人民的痛苦，比歐美國家還要殘酷，中國必須建立真正民主制度，才能走上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道。人類社會制度之向前發展是必然的，不是少數人的意願所能做成的。我聽到了這些高論，知道你們這些害國害民、倒行逆施的東西必然要崩潰，是無可倖免的，使我輕鬆了許多。我的死也許三月五月，也許一年半載，但也許死在你的後面，因為誰也沒有開真正的人壽保險公司。但我和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軍閥一同死掉，和你一同死掉，和那些勢利小子、賣國賊一同死掉，我是甘心情願的，並且是很舒服的。嗚呼！「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大概是被壓迫人民對獨裁統治者的共同心理吧？

只要你們不投敵、不反共，抗戰到底，贊成民主，將來山西全省民主政府成立了，當然每個國民都有他的一份。那時你們在民主政權之內，也都是抗日有功的人，當然更加優待，享受你們的人權、民權、財權、地權各種應有的自由權利，豈不勝於投敵求生而反死！誰利誰害，請詳思之。愚直之言，尚請俯察其情，勿以詞而害意。揣此進言，並請鑒安！

續範亭 八月十九日



七皇帝閣錫山

\$1,200.00



North Shensi, Dec 7th.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the Japanese surrender, there is still a por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where on the imperial army of Japan stands about in full uniform and armed to teeth, bullying and preying on the Chinese people.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Japanese officers and men are performing military duties in the narrow strip of central Shansi under control of warlord Yen Hsi-shan, despite repeated announcement of U.S. Govt that all Japanese troops have been repatriated from China.

Any illusion that these Japanese troops are serving time in China for their 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 would be dispelled at the glance of these imperial soldiers eating better food than KMT troops of the same grade, and drawing extra rations to share with the Chinese wives with which KMT officials have supplied them.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the Jap troops in Shensi were anxious for a quick repatriation. But facist minded reactionaries of China and Japan, aid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who are propping them both up, had a different idea. They told the anxious Japanese soldiers "Eighth Route Army is cutting up communication lines. If you want to go home, you will have to help exterminate the red bandits".

After January of last year, the major Japanese war criminals from Shansi province formed their troops in to eight Special Service Regimen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Yen Hsi-shan's Headquarters. Each regiment contained one battalion with all Jap personnel, and two battalions of Chinese soldiers under Japanese officer instructors. Later the Japanese troops were reorganized into Shansi Peace Preservation Corps, whose mission according to captured orders from Yen Hsi-shan's Hdqrs, was to take part in decisive battles. More than 400 of these Japanese troops were disarmed by the PL Army last May, in battle along Shihchiachuang Taiyuan railway near railway town of Yangchuan.

But this year Yen began to feel increasion heat from the PL Armies who were pressing him back into a handful of isolated countytowns in his former warlord empire. The Jap troops were consequently reorganized into one division of field troops under command of Jap maj gen. Ueno. This division is at same time under command of the Taiyuan Pacification Hdqrs.

(more to be cont. on tomorrow's issue).

E N D.

2800 KMT troops met their doom through this fatal network of tunnels in Chining and Chiahsiang counties in seven months from April to October. KMT vice commander of 55th division Li Ming-ya was also captured by peoples local forces here.

---

North Shensi, Dec 7th: One hundred eightyeight KMT officers captured on Honan Shensi border were given a musical send off in latter half of November b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en and newly landed peasants. They were told by these peaceful peasants not to take part in Chiang's civil war again when they got back hom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ave them adequate money and food for their way home. These departing KMT men were officers of regimental grade and below captured from KMT reorganized 3rd and 5th divisions.

Meanwhile 304 KMT officers captured in southwest Shantung battle of Shatuchi that cost Chiang Kai-shek his 57th division have been released. Their farewell refrain to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en and peasants was "we have helped Chiang Kai-shek to kill but you have repaid good for evil and we will not forget the mercy of the people".

---

Manchuria, Dec 7th: Thousands of urban families in north-east longing to make living out of farming now se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as government of liberated Manchuria, planning for an increased grain output of one million tons for 1948, has thrown open the land to settlement. By cultivating the land, a family can acquire title to it. Snatching this golden change, thousands of families are now taking free ride in government trains to peasant settlements all over the country.

When settlers from Shuangcheng heading for new settlements farther down Sungari river reached Harbin's railway station, Fengchungyuan, governor of Sungkiang province went out to greet them. Once these settlers get to their destinations, They will hew down . . . . and towering pines or plow up idle lands and build their farms aided by government loans.

(more).

DEC 13 1947 NEW CHINA NEWS AGENCY NORTH SHENSI DEC 8 1947

Declassified in Part -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2/02/21 : CIA-RDP83-00415R000800070001-4

SHANGHAI, CHINA

(Following is continuation of yesterdays).

All Japanese officers and soldiers have been promoted several grades in rank since they went to work for Yen Hsi-shan and the KMT, but in other respects they remain the same fascist marauders, riding high over the Chinese people. Captives from Yen Hsi-shan's troops report that Jap officers may strike Chinese soldiers, but it is not advisable for Chinese officers to strike Jap soldiers.

In addition to combat troops, it is reported that large numbers of Jap officials are working in Yen's military train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ret police organizations.

Declassified in Part -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2/02/21 : CIA-RDP83-00415R000800070001-4

Declassified in Part -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2/02/21 : CIA-RDP83-00415R000800070001-4

puppet troops in railway town of Yuanshih, last KMT strongpoint in west Hopei, were killed wounded or captured by PL Army in liberation of city on 3rd. Wei Yung-ho commander of these former puppet troops who ravaged Chinese population during anti Japanese war was among 1554 killed.

After liberation of railway hub Shihchiachuang 30 miles to north, people around Yuanshih immediately demanded that PL Army bring Wei Yuang-ho to justice. Peoples local forces stormed into city with peoples army. Three hundred troops who broke out in attempt to escape from city were rounded up north of Yuanshih.

Collaborationist Wei Yung-ho had trodden on inhabitants of Yuanshih throughout the anti Japanese war. Immediately after

Declassified in Part -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2/02/21 : CIA-RDP83-00415R000800070001-4

SHANGHAI, CHINA

NORTH SHENSI, DEC 17TH: Six Japanese officers were taken prisoner b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Oct. according to belated reports. There are few of the thousand of Japanese soldiers still serving KMT troops. Attempting to be friend . . . . . , KMT officers gave them all Chinese names. real names of these Japanese officers were Yoshida, Yamashita, Yorida, Ono, Aiyihime and Nosika.

First five of these Japanese were captured southwest of railway Tatung in northern tip of Shansi province while the last one was taken prisoner in battle of Kiashanpu east Hupeh which Chiang Kai-shek lost over 13000 troops. The last one, Nosika, had met 8th Route Army on battle field six times in Shantung during anti Japanese war. He was among the 400 Japanese troops in his unit recommissioned by Chiang Kai-shek after Japan's capitulation. While any others were sent to work in Chiang Kai-shek's Hanyang Arsenal, he was made officer instructor in a KMT mortar company.

About 5000 Japanese officers and men have been recommissioned by Yen Hsi-shan, state captain Tsuyuki army surgeon attached to first regiment of Yen's 49th division - he came over to PL Army recently. Including their families there are still seven to eight thousand Japanese among Yen's troops he disclosed.

Yen Hsi-shan purposely delayed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homeward said Tsuyuki. They were organized into nine Peace Preservation Corps garrisoning Tatung, places near provincial capital Taiyuan and Shihchiachuang Taiyuan railroad.

In May this year recalled Tsuyuki, Yen Hsi-shan felt a dearth of mobile forces and organized the Japanese Peace Preservation Corps into five field army regiments entitled "No.4173 Troops". Commander of these Japanese troops was Jap. maj. gen. Tsuyuki.

last Dec. set off first patriotic up surge of student movement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in protest against atrocities of American troops in China. Over five hundred thousand students took part in demonstrations and classroom strikes in practically all major KMT controlled cities. Students also demand immediate withdrawal of American forces from China and boycott of U.S. goods.

Hunger and soaring prices as result of inflation and KMT civil war expenditures sparkplugged second up surge of students movement last May. Shanghai students demonstration on May 4th against hoarding by KMT bureaucratic capital and KMT caused inflation spread to Nanking, Chungking, Chengtu, Peiping, Tientsin, Mukden. Students also demanded increase of subsidy to students, better standards of living for educational workers and improved education. Students in Shanghai Peiping and Tientsin went to factories and villages to publicize their campaign against hunger and Chiang's civil war.

This second up surge met with ruthless strong arm suppression by dictator Chiang Kai-shek. American made dum dum bullets were fired on students in Hankow and even U.S. Marines helped Chiang's police to arrest students in Shanghai. Undaunted by physical injuries, students in Nanking fought back and wrested fire hose from Chiang Kai-shek's police.

To continue their fight, students formed North China Student's Union and All China Student Union in July. Safeguard Education Committee was also formed to fight against unreasonable expulsion and dismissal of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by Chiang Kai-shek in his purge of democratic elements. Student movement during this period reached peak with drive to help students solv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o pass coming winter and promote patriotic use home goods and boycott American goods in three major cities Peiping, Tientsin and Shanghai.

Third up surge of student movement reached new peak with...

TAIYUAN DESCRIBED AS CITY OF STARVATION BANKRUPTCY AND GRAFT

Shansi Hopei Shantung Honan November 19:- (delayed) Citizens groaning under multitaxes and inflation in Yen Hsi-shan controlled Taiyuan are more anxious than ever for the coming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the fall of strategic railway town Shihchiachuang according to refugees escaping from the city to surrounding liberated areas. A Taiyuan merchant said that price of staple food millet in the city, was over 5 times that in liberated area when he left.

According to him, the fall of Shihchiachuang has frightened warlord Yen Hsi-shan into new frenzy of conscripting and requisitioning. Impresssing all men in Taiyuan between 18 and 48 except those who can pay 130 silver dollars or 11,221,000 dollars CNC and 468 catties of wheat.

To exact more money from his subjects he has lately ordered that every person must pay 642,852 dollars CNC to buy a share of "cooperatives" which have to be organized in every street or alley in his capital. Every young child within 13 years are required to buy half share.

Every family and shop or store, stated the merchant, has to pay surprisingly heavy tax for their living quarters. "House levy" has been imposed even upon monks in temples. Every citizen is restricted to buying only two cakes at a time on pain of a fine 50 times the cake price.

Taiyuan is described by merchants as city of prevailing bankruptcy unemployment, starvation, suicide and corruption, but among people, he emphasized, is a universal hope---the early coming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ho are just outside the city.

\* \* \* \* \*

UCNA - 26 Nov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NEW CHINA NEWS AGENCY NORTH SHENSI, NOV 25, 1947. ✓

DEC 1 - 1947

SHANGHAI CHINA Shansi Chahar Hopei, Nov 25th: Over 5000 KMT troops were wounded or captured by peoples local forces and volunteers of Shansi Chahar Hopei liberated area from beginning of October to mid November.

Over 20 KMT block houses north of Peiping Kalgan railway newly built to protect KMT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along railway have recently been levelled by peoples local forces which liberated new areas in KMT rear near Changping 20 miles north of Peiping. Distribution of land is now being briskly carried on near Peiping.

In active support of powerful peoples field armies which less than two weeks ago took important railway hub Shihchiachuang, these peoples local forces have recovered Hsiunghsien, Hsinchen, Jungcheng and Pahnien in Tientsin Peiping Paoting triangle and many other important KMT strongpoints. They even once stormed into Lih sien and Pingti important townlets south of Peiping and Wuchia-tsui only three miles north of Tientsin.

Kiangsu Shantung Honan Anhwei front, Nov 21st: (delayed) "When are you going to distribute grain?" was first question which thousands of poor citizens put to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roopers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officials in newly liberated railway town Tangshan on Lung hai railway. Half an hour after liberation of this north Kiangsu city when gunfire had just died down, citizens crawled out of their shelters and quickly prepared baskets, bags, jars and everything they had to carry foodstuffs.

With joyously expectant eyes they watched efficient and careful house to house investigation which divided those needing ai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poverty and losses suffered from KMT oppression and destruction. After grain receiving cards were issued clanging of gongs announced issuance of grain in whole city and endless stream of urban poor filed inside hitherto forbidden gates of KMT military food supply warehouses, and granaries of KMT bureau crates and local depots.



-2-

expeditionary unit of people's army to staff and postmen of general post office in Taihang mountains. This unit pointed out that a letter had taken only ten days to cover distance of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 miles as indicated by postmarks despite fact that mail was delivered on foot through territory of ten disturbed by fighting.

Shansi Hopei Shantung Honan; Nov 19th (delayed): Citizens groaning under multitaxes and inflation in Yen Hsi-shan controlled Taiyuan are more anxious than ever for coming of PL Army after fall of strategic railway hub Shihchiachuang according to refugees escaping from city to surrounding liberated areas. A Taiyuan merchant said that price of staple food millet in city, was over five times that in liberated area when he left.

According to him, fall of Shihchiachuang has frightened warlord Yen Hsi-shan into new frenzy of conscripting and requisitioning. He is impressing all men in Taiyuan between 18 and 48 except those who can pay 130 silver dollars or CNC\$11,221,000 and 468 cattles of wheat.

To exact more money from his subjects he has lately ordered that every person must pay CNC\$642,852 to buy a share of "cooperatives" which have to be organized in every street of all eye in his capital. Even young children within 13 years are required to buy half share.

Every family and shop or store, stated the merchant, has to pay surprisingly heavy tax for their living quarters. "house levy" has been imposed even upon monks in temples. Every citizen is restricted to buying only two cakes at a time on pain of a fine fifty times the cake price.

~~Taiyuan is described by merchant as city of prevailing~~  
bankruptcy, unemployment, starvation, suicide and riot. But among people, he emphasized, is a universal hope - the early coming of PL Army who are around city.

-----  
NEW CHINA NEWS AGENCY NORTH SHENSI, DEC 2, 1947.  
-----

North Shensi, Dec 2nd: Anpian countytown by Great Wall northwest Shensi again fell to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n Nov. 29th when Ma Hung-kuei's garrison troops took to their heels. Ningtiaoliangchen ..... (interference)..... by PL Army.

Shansi Hopei Shantung Honan liberated area, Dec 1st: Yen Hsi-shan lost over 11500 troops to peoples local forces in Taihang mountain region during first ten months of this year.

All these KMT troops met their doom near the sprinkle of isolated KMT countytowns. Lacking supplies and foodstuffs they forayed the countryside where they met with numerous ambushes and landmines planted by peasant fighters.

Among prizes captured by peoples local forces were 45 artillery pieces.

Meanwhile two divisions of Yen's troops were flung back on Nov 16th while pillaging in Chingyuan county some 90 miles south of Yen's lair at Taiyuan. 200 of Yen's troops were captured or killed.

-2-

These many item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were sold out by Chiang Kai-shek since the month of July. But the U.S. loan money he got his hands on amounts to only 27,700,000 U.S. dollars in so-called "Grain Relief". He has not yet got into his hands, but may be able to get his hands on, only the 67 million U.S. dollars in American cotton loans signed September 12th of last year; 300 million U.S. dollars announced by Marshall on Nov 11th and the "Interimaid" of 60 million U.S. dollars recently proposed by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ince the counter offensive of the PL Army, the American reactionaries have realized that the Chiang gang in its struggle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is "a mangy cur which cannot be set on its feet" and that no aid can avert the doom of this cur.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bear extreme enmity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s. In as much a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proved invincible, however, the policy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towards China can only be to give this mangy cur "aid", which can neither appease hunger nor allow him to starve to death, in order to prolong his life, prolong China's civil war and prolong the suffer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merican imperialism's aggression on the sacred sovereignty of China is absolutely not to be tolerated.

50564

NEW CHINA NEWS AGENCY

172, Nathan Rd.,  
Kowloon, H.K.

December 3, Sheet One

PEOPLE'S FORCES TOOK ANPIEN ON NORTHWEST SHENSI

North Shensi, Dec. 2: Anpien countytown by the Great Wall northwest Shensi again fell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n November 29th when Ma Hung-kuei's garrison troops took to their heels. Ningtiaoliangchen townlet to the east was also retaken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HANSI WARLORD LOST 11,500 MEN IN TEN MONTHS

*NCNA 3/10*

Shansi Hopei Shantung Honan Liberated Area, Dec. 1: Yen Hsi-shan lost over 11,500 troops to the people's local forces in the Taihang Mountain region during first 10 months of this year.

All these KMT troops met their doom near the sprinkle of isolated KMT countytowns. Lacking supplies and foodstuffs they foraged the countryside where they met with numerous ambushes and landmines planted by peasant fighters.

Among prizes captured by the people's local forces were 42 artillery pieces.

Meanwhile 2 divisions of Yen's troops were flung back on Nov. 16th while pillaging in Chingyuan county some 40 miles south of Yen's lair at Taiyuan. 200 of Yen's troops were captured or killed.

SPOKESMAN ON CHIANG-AMERICAN MARITIME CUSTOMS DEAL

North Shensi, Dec. 2: A spokesman fo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sued a statement exposing recent maritime customs deal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American imperialists. Full text of the statement follows:

Another dirty deal has been concluded between the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 Chiang Kai-shek has agreed to sell out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to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bloody civil war, American imperialists have been exploiting the Chia...

Commercial News:

Declassified in Part -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2/02/21 : CIA-RDP83-00415R000800070001-4

5 December 1947

Shansi Bans Importation of Cigarettes

(By our own reporter) -- It may be recalled that cigarettes produced in places other than Shansi province are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banned goods attached to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by Air. With a view to enforcing the ban, the Committee o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Equitable Price Regulations published another regulation on November 30 to the effect that no official or private business firms or stalls were allowed to sell cigarettes produced in other provinces after the month of November. Any firm or stall which had in its stock more than one package of the said cigarettes should have the same registered with the Committee for the Enforcement of the Equitable Price Regulations, which is to buy the said cigarettes at official price. Any firm found in possession of cigarettes which have not been registered shall have the said cigarettes confiscated. On any firm found guilty of secretly selling cigarettes which have not been registered shall be imposed a fine that is double the price of the said cigarettes and the cigarettes in question shall be confiscated. (Complete translation)

Declassified in Part -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2/02/21 : CIA-RDP83-00415R000800070001-4

Tel. 50564.

NEW CHINA NEWS AGENCY

172 Nathan Road  
Kowloon. H.K.

December 18, Sheet One.

LIBERATION ARMY CAPTURED 6 JAPANESE OFFICER IN KMT ARMY  
Yen Hsi-shan Still Keep 78,000 Japs

North Shensi December 17:- 6 Japanese officers were taken prisoner by people's army in October according to belated report. They are part of the thousands of Japanese soldiers still serving KMT troops. Attempting to befriend these erstwhile Japanese invaders to their men, KMT officers gave them all Chinese names. Real names of 6 Japanese officers were Yoshida, Yamashita, Yorida, Ono, Aiyihime and Nosika.

First 5 of these Japanese were captured southwest of railway centre Tatung in northern tip of Shansi province while the last one was taken prisoner in battle of Kaoshanpu east Hupch which Chiang Kai-shek lost over 13,000 troops. The last one, Nosika had met 8th Route Army on battle field 6 times in Shantung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He was among the 400 Japanese troops in his unit recommissioned by Chiang Kai-shek after Japan's capitulation. While many others were sent to work in Chiang Kai-shek's Hanyang arsenal, he was made officer instructor in a KMT mortar company.

About 5,000 Japanese officers and men have been recommissioned by Yen Hsi-shan stated Captain Tsuyuki army surgeon attached to first regiment of Yen's 49th Division----he came over to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ecently. Including their families there are still 78,000 Japanese among Yen's troops he disclosed.

Yen Hsi-shan purposely delayed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homeward said Tsuyuki. They were organized into 9 peace preservation corps garrisoning Tatung, places near provincial capital, Taiyuan and Shihchiachuang Taiyuan railroad.

In May this year recalled Tsuyuki Yen Hsi-shan felt a dearth of mobile forces and organized the Japanese Peace Preservation Corps into 5 field army regiments entitled "Number 4173 Troops". Commander of these Japanese troops was Japanese Major general Uyen

- 7 -

Hsin Min Pao (Independent), Nanking  
December 12, 1947.

Shansi Short of Arms and Ammunition Against Communists;  
Yen Shih-shan Pursuing Enlightened Policy

Tatung (special despatch) - At a meeting of the North Shansi Political Headquarters, Fu Ssu-wen, magistrate of Tatung, said: "It is possible to defeat the Communists; the problem confronting us is the shortage of arms and ammunition. The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armed force and their enthusiasm for self-defense has reached its height; but they cannot fight empty-handed. If we are to win are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due importance to local forces."

Director Meng of the headquarters said that the policy of Governor Yen Shih-shan is to make sure that military operations do not disturb the people, economic measures do not exploit them, officials are free from graft, everybody enjoys a fair standard of living, and leftist ideology is eliminated.

No. 493

- 4 -

18 December 1947

Fen Tou Jih Pao (Gen. Fu Tso-yi), Kalgan  
15 December 1947

Narcotic Examination Drive Closes in Taiyuan

(By our reporter) --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ity-wide opium and narcotics examination drive, the work of the various teams has been progressing smoothly. The number of addicts arrested and the amount of narcotic unearthed by the teams up to yesterday will be published after the teams have handed in their reports to the Civil Affairs Section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t is said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guilty of hiding, transporting and selling opium, who have been arrested to various ward police stations for questioning and punishment, addicts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nd given a time limit to cure themselves of the evil habit. In the last two days, poor addicts, who were willing to start a new life, have been applying at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for free medical treatment to rid them of the habit.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assured them that those addicts with letters of testimony from paochia chiefs as to their poverty and inability to go through a medical treatment at their expense, may apply at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for free treatment.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whose budget does not include such an item, however, will encounter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undertaking. Responsible officials concerned in the work are not devising measures for raising such a fund. The measures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n Chiang Factory and a request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the appropriation to the province of a special opium suppression fund such as the fund granted to Jehol. (Complete translation)



(Special Information) -- With reference to the case of the 28 civilian organizations in Hobei, Peiping and Tientsin concerning the case with the President's Peiping Office, Alien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igh Court. It is learned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negotiations the President's Office and the APA have reques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hurry up the disposition of the case.

As to the charges preferred against Chow Feng-cha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shareholders of the mines, o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Prosecution Office of the High Court has cabled a telegraphic request to the Shanghai High Court for the arraignment of Chow according to law. The said 28 organizations are now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Complete translation).

Hsin Min Pao (Pro-Kuomintang), Peiping  
17 December 1947

Suspended Hobei Senior Middle School Holds Simple Celebration  
of 45th Anniversary

(By our reporter) --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Hobei Provincial Middle School yesterday passed off silently. The teachers of the school continued to stay away from class and the students put off their celebration programs and held a simple dinner to mark the occasion instead. Secretary Chao, of the Provincial Board, who is temporarily taking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chool, contributed \$500,000 to the students' mess fund to give them several extra dishes.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yesterday called o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upervisory Group urging it to devise measures to settle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t the school so as not to affect the work of the students. (Complete translation)

No. 491

- 5 -

16 December 1947

NEWS ITEMS:

Political News:

Shih Chieh Jih Pao (KMT CC-Clique), Peiping  
Yi Shih Pao (Catholic), Peiping  
The Peiping Chronicle (KMT MOI), Peiping  
16 December 1947

General Fu Tso-yi Speaks on Suppression of Bandits at Reception  
Given by Local Chiefs in His Honor

Lead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together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public organizations turned out yesterday morning to give a rousing ovation to the newly appointed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North China Communist Suppression Headquarters at a meeting held in his honour at the Peiping Kuomintang Headquarters.

Amidst the loud applause, General Fu took the rostrum in his speech by pointing out that fully aware of his own merits and responsibility and apprehensive of failure, he as a soldier and

Taiyuan Wan Pao (Affiliated with Gen. Yen Hsi-shan), Taiyuan  
2 December 1947

General Yen Hsi-shan Orders Severe Punishment for the Embezzlement  
of the Pay of Soldiers

(By our own reporter) -- 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the embezzlement of soldiers pay taking place in various military units of, General Yen Hsi-shan, director of the Pacification Headquarters in Shansi, issued a written order to the effect that no excuse should be used to justify deducting from the pay and allowances of the soldiers. He ordered that the various clauses of the national laws stipulating punishments for such offense be extracted and proclaim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c. To comply with his order, the Military Court and the Bureau of Military Supplies have selected the various clauses from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Punishments for Corruption, as well as from other related laws governing the meting out of punishment for squeezing the money and property of soldiers and has had them published. It is learned that offenses of this nature will be given punishments varying from death sentence and life sentence to imprisonment for more than seven years (Abridged translation)

# Shansi With Latest Tactics Of Communists

By ANTHONY ULLSTEIN

TAIYUAN, Shansi, Dec. 24—(Delayed)—(CP)—

Marshal Yen Hsi-shan has learned to mask his ironhanded rule with the very technique of "people's courts" and "mass support" perfected by the Communists, who today threaten this refuge of warlordism in the heart of Shansi Province.

The strategy of power he has borrowed from the Communists—and bent to his own ends—makes the repression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reas seem easy and awkward by comparison.

All decisions belong to "the people," but the people have far less voice than under the Kuomintang. Some of his "Reforms," like rationing, do help. But all in all, Yen governs in a smothering political atmosphere that makes people, when they take the plane to Peiping, Nanking or Shanghai, say they are "going out for a breath of air."

**No Protest**  
There is no room here for the healthy protest which, in Central Government territory, finds expression in organs of press and public enjoying a measure of freedom. When Yen moves to coerce or punish, every newspaper lands his indignation or keeps silent. Every public building is rigged to "ho" his bidding. The viewpoint monopolizes all public expression in a flood of propaganda; and in the wake of this flood, protest is only a bubble and a sigh.

People are summoned to "spontaneous" meetings and processions, and attendance is compulsory. Life in Taiyuan is in the coils of an all-powerful secret society—the Tung Chai Hui (United Association)—and the city seethes with Yen's plain-clothesmen. What Kuomintang secret-servicemen operate here probably do so on sufferance.

**Takes Red Methods**  
These meetings are called "tou chengs" ("struggle" meetings—a term borrowed from the Communists—and are stage-managed in precisely the same way as in Red areas. First comes the performance called "confessing one's sins," after that one is "deemed sufficiently self-cleansed" to bring accusations against others. A member of the "Self-Defense Corps"—a Hitler Youth type organization—will ignite the crowd with rhetoric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defendant's" guilt. Other stalwarts of the self-defense corps stand ready with wooden clubs, and respond to each cue with cries for popular justice. By and by the crowd begins thirsting for blood, dissenters are ignored or cowed down.

The following instances were related to me by responsible people:

**Slow Death**  
One young man who told a stranger in a bathhouse, he thought Yen's troops were no better than the Communists was hauled before a trial of this sort. Thousands of people watched from the tiers of a Japanese-built stadium. First they started on his legs, leisurely. They broke his legs. Then they broke his arms. Finally the clubs worked up to his head, and he was killed as a "traitor." Another man was killed the same way for taking cloth out of the area.

This was in summer, when Communists struck nearby and panic was evident.

Yen disassociated himself from both incidents. They were regrettable, he said—but they wer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 peasant in Taku hsien was beaten to death at a "tou cheng" for failing to pay up taxes. Two more were fatally "tou chenged" at Chingyuan, southwest of Taiyuan. In both cases pressure was put on the villagers to do the actual rubbing—first the men, then the women, then the children. A simple technique appears to be employed: if you refuse to do any beating you are beaten yourself.

Another time clubs were got in readiness when a group of Chinese Christians, at a regular Monday morning memorial meeting, refused to bow before pro-

## Warlord Yen..

(Continued from Page 1, Col. 6)

traits of Yen Hsi-shan, Chiang Kai-shek and Sun Yat-sen. They said it was idolatry and against their Christian beliefs. The "popular indignation" headlined it was also against the new Chinese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in Nanking, and ultimately the matter was dropped together with the practice of bowing before the portraits.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here is so oppressiv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symbol in Central Government areas of "bureaucratic capitalism"—is regarded as something approaching a nest of free thinkers. When students throughout Nationalist China demonstrated last summer against the civil war, not a peep was heard from students of the Shansi University.

One former student told me: "Sometimes I wonder whether Yen knows all that's going on here. The trouble is, so many people depend on him completely for their livelihood—everything belongs to him—nobody dares to oppose!"

"Night and day we dream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come in and deliver us. . . . But sometimes I wonder whether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nyway, one thing this place teaches us. Whatever the cure to China's ills, a return to warlordism isn't the answer. What we Chinese need is a new liberal revolution."

Yen himself is not fooled into thinking that his reign is one of unqualified popularity. "It is very hard to please everybody," he told me. "If you enforce necessary control, it creates bitterness. If you do something good, it is not enough."

"Does that mean," I asked him, "that in your area the Communists are winning the psychological battle?"

The old Marshal ruminated before answering. "Anyway," he said, "psychologically the Communists dominate."

(Continued on Page 3, Col. 5)

No. 498

- 3 -

27 December 1947

A Review of Our Difficulties and the Prospect of A Bright Future. A  
Few Word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  
HUA PEI JIH PAO.

Toda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 KUO  
MIN HSIN PAO

Celebrating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 PEIPING SHIH PAO

Today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HSIN  
MIN PAO

26 December 1947: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emocracy"--SHIH  
CHIEH JIH PAO

Commenting on the Collapse of the "City of Culture" Because of the  
Advance Collection of Registration Fees in Middle Schools --KUO MIN HSIN  
PAO

Appealing for Food Supplies on-Behalf of the People in Peiping  
Tientsin --CHING SHIH JIH PAO

The Philosophy of General Yen Hsi-shan --HSIN MIN PAO

Political News

Declassified in Part - Sanitized Copy Approved for Release 2012/02/21 : CIA-RDP83-00415R000800070001-4

Peiping Jih Pao, (KMT), Peiping  
26 December 1947

General Yen Hsi-shan Addresses Long Letter  
to President Chiang re Fighting Communists

(By special telegram to our paper from Taiyuan) -- A certain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 here disclosed that General Yen Hsi-shan wrote sometime ago a lengthy letter to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elaborating ways for breaking the national crisis.

General Yen told our reporter that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has become the biggest problem confronting the Government now. Before we can talk about national salvation, we must first have a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sts, he said. He asserted that the Communists have mobilized all their m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as well as the people's support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hereas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confining itself to a military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and is stubbornly continuing its old systems and laws and ordinances, which are impeding the progress of the bandit suppression work.

General Yen declared that the Communists are exploiting this point and are attacking us in a most primitive manner without scruples. He said that it is our daydream to rely on sheer military force for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internal chaos and advocated the mobilization of al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and the people's power as well.

No. 498

- 5 -

27 December 1947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Communist suppression a paramount issue, it must reform its various systems and laws and ordinances and eliminate the internal stumbling-blocks. (Complete translation)

NEWS ITEMS:

Military News:

Hua Pei Jih Pao (KMT MOI), Peiping  
21 December 1947

General Yen Hsi-shan Comments on War Situation in Shansi

(By special telegram from Taiyuan) -- Dealing with the current military situation in Shansi and possible war developments in the province during the winter, in an interview with a group of Tientsin and Peiping reporters, General Yen Hsi-shan, governor of Shansi, declared that major government military bases are established in three hsien in southern Shansi, 18 hsien in central Shansi and 8 hsien in northern Shansi. These places are frequently invaded and disturbed by Communists, he said. Yen said that there are no bandits in the 17 hsien south of Yenmenkwan and north of Chinwangling. He predi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major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the coming winter as the government troops have great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food supplies and require time for preparations for undertaking offensive against the Communists. In the area between Yikow on the north, Shouyang on the east, Fenyang on the west and Lingshih on the south, there are no bandits to be found. At noon, December 20, a skirmish broke out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forces lasting two hours with the Communists repulsed, he said. (Complete translation)



facilities. But if the government really has the determination, it might as well make a trial. Should it fail, it would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e people.

It should be further noted that corruption is rampant today. Speculation and hoarding are the order of the day.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se merchant officials is the making of money, which they will deposit in foreign countries as soon as they succeed in laying hands on it.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worrying about the security of their property following a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By depositing their wealth abroad, should they fail in their political careers in China, thes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seek refuge in foreign countries where they will still remain rich and enjoy their luxuries. This being the situation, those who have been keeping deposits in foreign countries are actually cherishing sinful thoughts, on account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actually has no justification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At a time when corruption is a national enemy, the commandeering of private deposits abroad will actually revive the national sentiment in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clear politics of corruption. The moral accomplishmen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olicy will be many times greater than material gains. The government will get a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to make up its financial deficit. Besides, it will stop the scorn of foreigners and facilitate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aid for China. (Summary)

December 8, Sheet Two

## THOUSANDS OF FAMILIES ON FREE RIDE TO PEASANT SETTLEMENT

Manchuria December 7:- Thousands of urban families in northeast longing to make living out of farming now se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as government of liberated Manchuria, planning for an increased grain output of one million tons for 1948, has thrown open the land to settlement. By cultivating the land, a family can acquire title to it. Snatching this golden chance, thousands of families are now taking free ride in government trains to peasant settlements all over the country.

When settlers from Shuangcheng heading for the new settlements farther down the Sungari river reached Harbin's railway station, Feng Chung-yuan, governor of Sungkiang province went out to greet them. Once these settlers get to their destinations, they will hew down larches and towering pines or plow up idle lands and build their farms aided by government loans. Millions of penniless peasants from overcrowded areas within the Great Wall trekked into Manchuria before Japanese occupation. But bulk of them had to work as farm hands or labourers living in city slums for years.

\* \* \* \*

TRIUMPHANT RETURN OF PEASANTS FROM WAR SERVICES  
WON NAME OF "STEEL STRETCHER BEARERS"

Shantung December 7:- Having covered 1,700 miles in 4 months, serving with one of General Chen Yi's fast moving columns, 4,013 men of well known "steel stretcher bearer" corps recently marched back triumphantly to their newly won farms in Pinhai coastal area of Shantung. These volunteer war service workers had several times been cited for good services done.

The corps was with the army during battles of Mengliangku and Shatuchi in Shantung where Chiang Kai-shek's 74th and 57th Divisions were blotted out. It moved hundred of wounded men, whethe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en or KMT soldiers, and won the title "steel stretcher bearer" corps.

Like men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retcher bearers helped peasant families reap 102 acres of crops and gather in 38 tons of jujubes on their way of march.

They helped convert thousands of captured KMT troops. Hearing the simple words of these peasants telling what benefits "land to tillers" program had given poor families in liberated areas, captured KMT soldiers, most of whom were conscripted landless peasants turned their guns against Chiang Kai-shek almost overnight.

\* \* \* \* \*

FULL ARMED JAPANESE STILL STRUT ABOUT IN A POR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North Shensi December 7:-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the Japanese surrender, there is still a por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where on the imperial army of Japan strut above in full uniform and armed to teeth, bullying and preying on the Chinese people.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Japanese officers and men are performing military duties in the narrow strip of central Shensi under control of warlord Yen Hsi-shan, despite repeated announcement of U.S government that all Japanese troops have been repatriated from China.

Any illusion that these Japanese troops are serving time in China for their 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 would be dispelled at the first glance of these imperial soldiers eating better food than KMT troops of the same grade, and drawing extra rations to share with the Chinese wives with which KMT officials have supplied them.

more

December 8, Sheet Three.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the Japanese troops in Shansi were anxious for quick repatriation. But fascist-minded reactionaries of China and Japan, aid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who are propping them both up, had a different idea. They told the anxious Japanese soldiers "the 8th Route Army is cutting up communication lines. If you want to go home, you will have to help exterminate the red bandits".

After January of last year, the major Japanese war criminals from Shansi province formed their troops into 8 special service regimen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Yen Hsi-shan's Headquarters. Each regiment contained one battalion with all Japanese personnel, and two battalions of Chinese soldiers under Japanese officer-instructors. Later the Japanese troops were reorganized into Shansi Peace Preservation Corps, whose mission according to captured orders from Yen Hsi-shan's hqrs, was to take part in decisive battle. More than 400 of these Japanese troops were disarmed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ast May, in battle along Shihchiachuang Taiyuan railway near railway town of Yangchuan.

But this year Yen Hsi-shan began to feel increasing heat from the people's armies who were pressing him back into a handful of isolated county towns in his former warlord empire. The Japanese troops were consequently reorganized into one division offfield troops under the command of Japanese major general Ueno. This division i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command of the Taiyuan pacification hqrs.

All Japanese officers and soldiers have been promoted several grades in rank since they went to work for Yen Hsi-shan and the Kuomintang, but in other respects they remain the same fascist marauders riding high over the Chinese people. Captives from Yen Hsi-shan's troops report that Japanese officers may strike Chinese soldiers, but it is not advisable for Chinese officers to strike Japanese soldiers.

In addition to Japanese troops it is reported that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officials are working in Yen Hsi-shan's military train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ret police organizations.

the end

North Shensi December 16:- Disarmed battalion of Japanese troops captured b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ast May near Yangchuan station on Shihchiachuang Taiyuan railway line was repatriated homewards last October. They were part of undisarmed Japanese troops utilized by warlord Yeh Hsi-shan to fight Chinese people in fratricidal Shansi war.

On the third of October the entire complement of Japanese officers and men with their families were sent to Tientsin b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orces for repatriation.

Reporting on the repatriation procedure, our correspondent describes the scene at which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to the Japanese personnel that they were going home at last,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of enforced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civil war after the Japanese surrender. Loud applause and rousing cheers greeted the announcement and many of the Japanese decked themselves out in holiday attire to greet the happy news. There were some among them, however, who were more than a little dubious about the benefits of returning to a Japan which under the rule of MacArthur is undergoing severe inflation and increasing difficult living conditions. Even these people set aside their worries and turned to the preparation of their baggage after being cheered up by the people's army men.

258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unit issued a statement, in which they proclaimed themselves rescued from the grip of the camp of reaction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y pledged themselves to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1. To firmly refuse to participate again in Chiang Kai-shek's criminal war against the people.
2. Never to harm any of the Chinese people, no matter where they might be in China.
3. For the sake of the happines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they pledged never to oppose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Japan.
4. They pledged to maintain firm unity and to struggle staunch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repatriation.

These Japanese troops, who only a few months ago had been riding roughly over the people in warlord Yen Hsi-shan's little empire were deeply moved on their journey through the liberated areas by the fiery anti-imperialist sentiments expressed by the villagers along the way. They found however, that now that they had laid down their arms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s army treated them with care and consideration.

more

December 17, Sheet Three.

Perhaps what struck the Japanese most sharply was the efficient organization and tremendous reserves of power of the people of the liberated areas. One officer fell behind the line of march and found himself and his family with no transportation. He went to the nearest village transport station with his road pass and requested that they be given a wagon until they caught up with the main body of troops. After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his road-pass to make sure it was valid, the transport station immediately supplied the Japanese officer with the require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straggling family was soon on its way. The astonished officer remarked that he had used force to get services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past, but no matter what the circumstances he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obtain result so quickly and so efficiently as the little slip of paper on which was written hi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oadpass.

As the Japanese personnel embarked down the river for Tientsin, a final request was made by one of the officers. He sai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helping us return home and for this I will be grateful to my dying day. But there are still not a few Japanese in Yen Hsi-shan's army who I hope will hasten to liberate and send home because they are unwilling to fight".

the end

East China front, Dec 16th: Counter offensive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ecovered two more important towns Shihkang and Chaho about twenty.... north of KMT military center Nantung on northern bank of Yangtze river mouth on ... .. respectively. Peoples army counter offensive beginning on Nov 30th has uprooted eight important KMT strongpoints ...eastern Nan..... ..su Lipao and killed wounded or captured a total of 4400 KMT troops.

Meanwhile peoples forces in north Kiangsu ..... KMT troops between Ssuyang and Shuyang, killing wounding and capturing ..... (had strong interference, rest part being jammed).

... .. (beginning part this item all jammed) ... .. Shantung peninsula 60 miles northeast of Tsingtao, Laiyang was political center of Kiaotung liberated area before KMT invaders occupied city last September.

North Shensi, Dec 16th: Li Ting-ming vice chairman of Shensi Kansu Ninghsia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died of brain ..... am Dec 7th.

He re.... Dec 9th and died two days later at age of 67.

A gentry and non communist, Li Ting-ming was vice chairman of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since 1942. He is survived by four sons and two daughters. His second and third sons are member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e of his last statements w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wo policies of leading people for thorough equalization of land and examination of its cadres and party members will guarantee its leadership of Chinese revolution to certain victory".

Li Ting-ming's coffin will be borne back to his native place in Michih northeast of Yenán for burial. All circles of the border region are preparing funeral service to entomb coffin.

Kiangsu Shantung Honan Anhwei front, Dec 12th: (delayed) Millions of peasants have launched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100 square mile area south of the Sha (sandy) river in newly liberated east Honan. Like other millions of peasants in newly liberated areas between Lunghai railway and Yangtze river, these peasants have risen with speed and resolution to overthrow their former oppressors - the landlords and KMT bureaucrats and establish their own governments. Peasants women, semislaves in China's feudal society are playing active role in land reform movement. Forty year old woman in Shangshui county east of Peiping Hankow railway led land distribution campaign in her village. Under her leadership 30 acres of landlord's land were fairly distributed to 17 poor families and an extra portion was left for poor in neighboring villages.

Only three days after PL Army captured Shangshui countytown over 200000 peasants in scores of villages overthrew 114 local tyrants and distributed their land. 1.5 million cattles of grain hoarded in landlords granaries went to starving poor. 105 landless and landpoor peasants in four villages alone acquired 1700 mow of land.

The landlords tried every trick to sabotage movement but vigilant peasants foiled all their attempts. One cunning landlord sent his daughters disguised as a poor girl to spy on peasants. The "poor girl" was immediately found out.

(more).

th", poor peasants formed emancipation unions and poor peasants association. They equipped their own forces with weapons of landlords. Members of peasant organizations took oath to fight any landlord who made reprisals.

In course of this land reform movement, peasants elected their own village and subdistrict governments. A new democratic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ng several count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is new part of the Honan Anhwei Kiangsu liberated area. The PL Army is receiving ever more active support from local peasants who view its each other to be its guides and take care of wounded.

North Shensi, Dec 16th: Armed battalion of Japanese troops captured by PL Army last May near Yangchuan stated on Shihchiachuan, Taiyuan railway line was repatriated homewards last October. They were part of undisarmed Japanese troops utilized by warlord Yen Hsi-shan to fight Chinese people in central Shansi.

On the 3rd of Oct the entire complement of Japanese officers and men with their families were sent to Tientsin by PL Army forces for repatriation.

Reporting on the repatriation procedure, our correspondent describes the ..... which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to the Japanese personnel that they were going home at last,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of enforced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civil war after the Japanese surrender. Loud applause and rousing cheers greeted the announcement and many of the Japanese decked themselves out in holiday attire to greet the happy news. There were some among them however, who were more than a little dubious about the benefits of returning to a Japan which under the rule of Macarthur is undergoing severe inflation and increasing difficult living conditions. Even these people set aside their worries and turned to the preparation of their baggage after being cheered up by the peoples army men.

258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unit issued a statement, in which they proclaimed themselves rescued from the grip of the camp of reaction by the PL Army to stop they pledged themselves to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1. To firmly refuse to participate again in Chiang Kai-shek's criminal war against the people.
2. Never to harm any of the Chinese people, no matter where they might be in China.
3. For the sake of the happines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they pledged never to oppose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Japan.
4. They pledged to maintain firm unity and to struggle staunch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repatriation.

These Japanese troops, who only a few months ago had been riding rough shod over the people in warlord Yen Hsi-shan's little empire were deeply moved on their journey through the liberated areas by the ..... imperialist sentiments expressed by the villager along the way. They found, however, that now that they had laid down their arms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s army treated them with care and consideration.

Perhaps what struck the Japanese most sharply was the efficient organization and tremendous reserves of power of the people of the liberated areas. One officer fell behind the line of march and found himself and his family with no transportation. He went to the nearest village transport station with his road pass and requested that they be given wagon until they caught up with the main body of troops. After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his road pass to make sure it was valid, the transportation immediately supplied the Japanese officer with the require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more).

-3-

struggling family was soon on its way. The astonished officer remarked that he had used force to get services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in past, but no matter what the circumstances he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obtain results so quickly and so efficiency as the little slip of paper on which was written his PL Army road pass.

As the Japanese personnel embarked down river for Tientien, a final request was made by one of the officers. He said, "the PL Army is helping us return home and for this I will be grateful to my dying day. But there are still not a few Japanese in Yen Hsi-shan's army who I hope you will hasten to liberate and send home, because they are unwilling to fight".

---

E N D.



at the official price.

**EFFORTS MADE IN SHANSI TO AVERT STARVATION**

Chung Yang Jih Pao (Central Daily; KMT organ), Mukden, Feb. 9, 1948

Tientsin, Feb. 9 - A Taiyuan dispatch states that since Shansi had a poor crop last year and the Communists robbed cereals everywhere, General Yen Hsi-san,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has ordered his subordinates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encourage frugality in the hope of averting starvation. General Yen has also requested the Executive Yuan to issue rations to public functionaries in Taiyuan.

**AMERICAN LOAN MAY ALLEVIATE ECONOMIC CRISIS**

Chung Yang Jih Pao (Central Daily; KMT organ), Mukden, Feb. 9, 1948

Nanking, Feb. 8 - If the United States grants China a loan of US\$570,000,000, commodity prices in China will drop, said Mr. Yü Chia-chü, a State Council Member, today. The spokesman also pointed out that such an amount of American help will be sufficient to enable China to change its currency; and that if the money is spent wisely, China's

THE PRICE BY MARKET

In a certain article entitled "Double Thoughts", the writer pointed out tha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fusion in China is due to the ambiguous thoughts of the people and cited the adoption of the Two New Years (Solar and Lunar) as an example. We admit that China is now in confusion and the situation tends to become more confused.

The Chinese people adhere to their hereditary customs and thoughts too strongly. They are aware that they are in certain respects ignorant, but, it is strange, that they are at times complacent about their ignorance. This explains why the people have been thrown into distress and do not know the way out.

We have noticed that when the situation is so tense and living is difficult in the Northeast, the people only show their discontent and do not find a means to improve their condition.

Soon will be another year; we hope that they will change their old and stale thoughts. (summary)

RETRENCHMENT OF

# Yen Hsi-shan's Preparations For Last Showdown

By ANTHONY ULLSTEIN  
(United Press Staff Correspondent)

TAIYUAN, Dec. 22—In this tiny feudal kingdom lagging 20 years in history and pinched on all sides by Communist revolt, Marshal Yen Hsi-shan, hardy remnant of the warlord era, girds himself vigorously today for the last showdown of his long swashbuckling career.

Throughout nearly all Shansi province Communist fighting men range the mountains and plains. Communist cadres handle towns and villages with their gospel of "new democracy" and Communist regulars dart in for quick jabs nearby.

Lost to Yen is the great territory which he once ruled as "model governor," builder of railways and prophet of his own brand of socialism. Coal, iron and bristles, whose export once filled his coffers and spilled prosperity over his domain, mostly have gone to the Reds. The mines lie shattered. The richest mineral reserves in China proper lie untapped.

### Warlord Island

But here, penned up in a dilapidated walled city built by the Tang emperors 1,000 years ago, Yen guards his yesterday with an old man's quaver and ruthless hand. When you land by plane into his personal empire, whose furthest border is 80 miles away—the nearest only 10—you step ou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o a warlord island sealed for two years from the rest of China.

Nominally Yen governs in the name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ctually he is undisputed leader of a paternalistic regime. Nominally his troops fall under the new north China command of Fu Tso-yi, his one-time subordinate. Actually he holds Taiyuan today because his private army beat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s in a race for this provincial capital after Japan's surrender. There are no central government troops in this area and it is no secret he does not want them here.

The desire of the people he rules is a different question. He says everything he does is aimed at bettering the lot of the people. Yet none of the democratic stirring felt in central government areas freshen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Shanghai, Peking, Hankow and Mukden people complain of oppressive Kuomintang rule. Here the people yearn for the Kuomintang to take over.

### Provincial Govt. Supreme

Everything belongs to the Shansi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Shansi provincial government belongs to Yen. Railways—two stubs running perilously for short distances south and north—are his. Farmlands, reappropriated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et variation of a state of communism, are his to lend out and take back.

He runs his own retail sales monopoly. He conducts his own import-export business by air freight. He has his own theoretical monetary standard. He evolved his own "scientific method" of peasant taxation—benevolent in theory, ruinously high in practice.

Most important, Yen Hsi-shan at the age of 68 is absolute boss of what probably is the biggest functioning industrial plant in China outside Manchuria. Thirty-eight factories built mostly by the Germans in the thirties operate continuously—strikes are undreamed of—the turning out everything from cigarettes and textiles to steel products, machine tools and artillery. Taiyuan if captured by the Reds could become China's arsenal of Communism.

### Yen Plans Comeback

Yen, however, does not intend to end his days in defeat. On the contrary, he told me he plans to reconquer all the territory he once held. For two busy years he has been keeping army soldiers and laborers honeycombing a miles wide belt around Taiyuan with the best fortifications in China. He makes

100 tons of cement daily—and wherever you look the skyline is studded with fortresses of granite reinforced with concrete three stories high. The defenses I saw in the "fortress city" of Changchun are flimsy by comparison.

Yen Hsi-shan in a recent speech said the Communists tear babies from their mothers' breast three days after the babies are born so "mother and son may grow up not knowing each other." He said the mother instead was given a new born child from some unknown village.

He said in this and other ways the Communists "turn people into beasts." He said the Communists also are abolishing the ti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t is said a Communist divorces 20 times a month," Yen declar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how can a child know its father?"

CDT  
24-12-47